

學生課外讀物

# 蘇俄童話上

大華書局出版



# 蘇俄童話

原名  
當太陽的家

——一個公共住宅的八個故事——

阿達·秋馬先珂原作

華·屠格諾夫繪圖

康白珊重譯

▼上冊目錄▲

當太陽的家

田圃

猴子的樂園

駱駝和鸚鵡  
玻璃麗和小

貓

## 譯者序

過去的俄國兒童，也和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樣，他們天真爛漫，毫無瑕垢，腦筋從小就被妖魔、神怪、公主、英雄的神話所麻醉，被卑鄙的奴隸教育所薰陶，意在使他們成爲資本家的工具。同時他們的地位也被認爲是個人私有產業的一部分，受盡了各種各樣的壓迫。

自從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俄國的兒童們，馬上就得了自由，在社會上有了正確的地位，高速度的變成一個個英勇的革命戰士，「少年先鋒隊」在革命的過程中，負起了很大的使命。在他們——兒童——的意識中，凡屬兒童同志是不分什麼國界，什麼有色無色的。他們很同情於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一切弱小民族的兒童。——特別是中國兒童。他們很想幫助這遠在異國的小朋友們，從帝國主義者手中，奪回他們的一切。他們時時刻刻都在努力，並且直接參加生產，促成新社會的建設。他們相信，解放一切被壓迫的兒童

們，祇有促成他們理想中的新社會。雖然這是由於蘇聯的數千萬人努力於教育上、文化上及社會上的改造的結果。

當太陽的家，是一本敘述蘇聯學齡以前的兒童的實在生活的童話。反映著他們從小就打下了保健的抗毒劑。中國的兒童們，在國際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以及國內封建思想的束縛當中，是多麼需要攝取這種抗毒劑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譯者康白珊



## 當太陽的家

現在要講的這個家，並不是規模很大的家。

那是一個很小巧的白色的家。屋頂是紅的，圍牆很長，是黃色的。家的窗門，都是朝著太陽的。門前還有一道院子。院子外面，黃色的圍牆的前面，就是荷特英斯克原野。這原野碧青到像給誰塗過綠的顏色一樣。

荷特英斯克原野，是個飛機場。自早到晚，鋼絲的翅膀——飛機天天那樣地「嗚嗚——嗚嗚——嗚嗚」的叫著。

各位如果不怕跌交，可以整天仰起臉，朝著天空跟著飛機走。





我們祇要瞧一瞧那挨著雲腳下飛著的飛機，也就穀快活了。牠一會兒車車地打圈兒，一會兒又沈下去。一會兒肚子快要挨著肚子地在天空裏飛躍著。

可是，遇著什麼紀念的日子，保衛軍的士兵們，時常奏著軍樂，從這個家的傍邊通過。兵士們，又吹喇叭，又打大鼓，又唱著歌走過去。

保衛軍一經過這兒，鄰近的孩子們就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聚攏來，鬧呀，笑呀，還跟兵士們合著唱。

我們的家，有很多小孩子。大人們有時候，孩子們太嘈鬧了……的發牢騷。

可是我想——這有什麼關係呢？孩子們又不是整天在那裏鬧



的……一到了晚上，孩子們不是都睡覺了嗎？那時候，家裏便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屋頂上，月亮很幽默地照著，近邊什麼地方，有貓頭鷹在那裏叫。祇有這些事情呀！還能說鬧嗎？

我們家裏有一隻狗，叫伽羅西加。是一隻蓬蓬鬆鬆的白狗，尾巴深黃色的，耳朵也是深黃色。

牠頂喜歡躺在柴堆上呼呼地睡午覺。可是，到了晚上，牠就在家裏走來走去，做查夜的工作。有時牠會望著月亮哭著叫。

家的樓下，是中國的人們住著。和瓷器茶具上畫的人物一樣的。真的中國人。不過，他們的腦後沒有拖條長辮子，服裝也跟我們的差不多。



這些中國人裏，有一個人是洗衣服的。他掛起一塊很長的招牌，當中像秋天的落葉似的畫著領子，又畫上一件袖子的疊紋熨得筆直的外衣。畫招的兩旁寫著：

中國洗衣店

經濟洗衣作

這位中國人也有一個小孩子，名字用中國語來叫，就是李福芝。這個名字怪難叫的，所以家裏的人，個個都喊他做李風佳。這樣比較簡單而且容易記得。

李風佳和阿爾求斯基、秋馬先珂是鄰居同志。年紀也一樣大，并且是最老的朋友。

這兩個人，時常在一塊兒玩耍，一塊兒東奔西跑，一塊兒爬著牆



頭橫行。我看明年的冬天，進學校的時候，恐怕又是一起去上學。

他兩個人約過，等長成大人以後，也一塊兒到中國去旅行。這兩個人很堅決地把這件事約束著。就是由李風佳做嚮導，而阿爾求斯基做客人吧。

如果想知道他們在中國，見過些什麼的話，他們會回到莫斯科的，那時候可以問他們，他們是造一部公共汽車坐著去的呢？還是李風佳當電車的司機的，把阿爾求斯基帶著走呢？關於這一點，他們還沒有決定。聽說李風佳正在考慮當中。

李風佳是個獨生兒，可是阿爾求斯基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妹妹叫阿西亞，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妹妹，快滿四歲了。姐姐叫娜達西亞，



她是個小學生。

家裏的人，給娜達西亞都叫「學生娜達西亞。」

她不過是一年級學生，可是一提起她校裏的事，就嘴巴不停地說個不了。

「你的耳朵真骯髒！在我們的學校，是不許這樣的。」

「哎喲！你的手，爲什麼老是那樣齷齪呢？在我們的學校裏，要是那樣，可就不許你進教室了。」

說到手嗎？現在恰好不是皮膚粗糙的時候了，屋子外面的雪，快化完了。

雪，已經變成黃泥色了，天氣很暖哩。水窪裏的水，滿得快要淌出



來，而那青青的水面，給太陽輝耀著，眩得眼睛會有點痛。

不必再看日曆，也就知道春天已經來了。

春天，那裏能穀安靜地待在家裏呢？真有點想跳在水裏面，亂七八糟的蹦呀、打呀的玩個痛快的心意呢。

於是小孩子們，都渾身泥濘地跑來跑去玩耍，因為家裏有大人，屋子裏，娜達西亞又是很高傲的跟他們合不上，小孩子們真是到處都沒有他們好玩的地方了。

我們的家，除開阿爾求斯基姊姊們和洗衣店的李風佳以外，還有很多小孩子。

訂書店的勒保爾特那裏，有一個女孩子叫蘇尼琪珈。飛機師休



美勒夫那裏，有一個男孩子，叫卡留斯基。孩子們非常喜歡被邀到休美勒夫那裏去的。他那裏有許多數不盡的好玩的東西。

第一，壁上掛著各種相片，可以看到希奇古怪的機器。第二，地板上擺著同真的飛機一樣的玩具。

阿爾求斯基和李風佳一碰頭，總是飛跑到休美勒夫那裏去的。一切的東西，觸著孩子們的眼睛，沒有一樣不是珍奇的。看見了一個螺絲，也要看來看去，一根釘子，也要去摸一摸看看，一個玻璃瓶子，也會拿來嗅一嗅的，甚至連桌子的上上下下，也都要窺看一下。所有的圖畫，都要看了又看。

卡留斯基的父親，——愛各爾阿歷山特爾，偉七休美勒夫不論



什麼東西，都一樣一樣的說明給孩子們聽的。所以，孩子們，現在個個都記得那一樣飛機是叫什麼名字。他們也曉得分別蓉克爾斯是那一隻，華爾朋是那一隻。他們還曉得齊伯林像個香腸，或者像一條魚，樣子是很奇怪的。

阿爾求斯基常常想，等長成大人以後，要做飛機師。可是媽媽還沒有贊成他這個志願。因為媽媽非常害怕。然而阿爾求斯基并不灰心，他相信總有一天，可以說服媽媽的，媽媽不也是同樣的一個人嗎？飛機可以在天空裏，比那一種鳥兒都還飛得快，多麼好呀！多麼有用呀！在頂高的天上，又可以看見地上一切的東西，還可以偵探敵兵，有沒有來侵犯我國的土地。



還有，飛機師的頭上，戴一頂上面釘著一顆綠星的飛機帽子，身上穿著一件皮做的短衣。你看！這是多麼神氣呀！

我們的家還住著一位黑人湯姆先生。他跟休美勒夫的房子是斜對面，隔壁就是醫生的房子。

湯姆先生是個好人，是沒有比他再好的。一位好人，並且他頂勇敢、活潑；他頂愛領著孩子們玩耍。這個春天，他替孩子們做的小船，數也數不清，不知道做了多少哩！他又替孩子們做弓、鉋木板，他什麼都幹。

湯姆先生，白天要出去做工，是去修理電燈，所以白天他不在家。可是一遇著什麼國慶日啦、紀念日啦，那可好了！他的房間，一天到晚



都聚著一羣小孩子。

醫生那裏，湯姆先生那裏，都沒有一個是他自己的孩子。告訴你吧！湯姆先生本來是有一個女孩子的，但是，她住在很遠很遠，要渡過大海的美國。

醫生那裏，雖然沒有小孩子，可是有兩三隻小狗。醫生非常愛牠們，每天特別弄點肉給牠們喫，又用鍊子牽著牠們，領出去散步。

據阿爾求斯基說，像伽羅西加那樣有趣的狗，恐怕什麼地方也找不著了。伽羅西加會跟孩子們一起玩，一起奔跑。到了冬天，還會拖著撬車，在街上溜冰。

所以阿爾求斯基又說：醫生那些狗，不過是養來尋尋開心，擺擺



樣子的

我們這裏的小孩子，大家都很要好的。雖然偶然會打一打架——沒有不打架的孩子吧！——但是馬上又會好起來。

一打起架來，那種吵呀、鬧呀的聲音，所有的房間裏，幾乎都可以聽見。可是祇要過了十分鐘，他們——李風佳、阿爾求斯基、蘇尼琪珈、和卡留斯基——都跟先前一樣，又在一起玩了。並且連阿西亞也撥動她那不大靈便的舌頭，跟著玩了。娜達西亞沒有課的時候，也在家裏，加入他們這一夥，老講著學校裏的事。或者盪來盪去偷看人家的手，像和她的同班同學比乾淨似的，調查誰的手乾淨，誰的手不乾淨。孩子們所在的地方，伽羅西加儘跑來跟著跳呀、吠呀，有時牠的



尾巴那麼一下「叭噠」的貼在肚子底下，有時把那血一樣紅的舌頭，伸在嘴巴外面。耳朵呢？忽然豎起來，忽然又垂下去……

這些孩子們，一天到晚，在那裏想些什麼？幹些什麼？——要把這些事情都從頭到尾講出來，恐怕平常的忍耐性子是聽不了的。我是一個講故事的，而你們是聽故事的。我不預備把一切都講出來。祇講些記得起的、和有趣的事吧！

可是請各位不要半路上就把這本書扔掉，要很注意地讀下去讀到完啊！

現在想把關於李風佳的事、阿爾求斯基的事、娜達西亞的事、卡留斯基的事，還有蘇尼琪珈的事，不，小阿西亞的事也是要說的。不，不，



這個故事中的頂重要的湯姆先生的女兒，從美國來的傑蒂的事情，  
都逐一講一點吧！

這個故事是怎樣有趣味？各位自然會判斷吧！



## 田圃

太陽一出來，我們的家，馬上就跟著活動起來。

我們家裏的窗門，都是很美觀很大的。而且每一個窗門都有太陽射進來。射進來的太陽，一照到媽媽的鏡子，又反射到窗門上。於是各種各樣的色火——紅呀、黃呀、綠呀的色火就燃燒起來，看過去很像一隻兔子什麼的，在那兒飛著。

阿西亞還是個小妹妹，所以她想用手去捉住這個兔子。她以為是可以捉得住的東西，拚命地在那裏盡可能的，多多地想抓到手心裏、圍裙裏。



但是，兔子都逃掉了。只落得兩隻手漸漸暖起來，而且很有趣吧了。

房間的床上，一曬到太陽，馬上就變成黃色。深黃色的小貓麗司，也格外地黃了。

這隻小貓，時常都選個頂暖的地方蹲在那裏。所以牠成了一種習慣，最愛挨近窗門蹲著。因此，窗子沒有關上的時候，牠就伏在窗臺上打盹。

阿爾求斯基可不愛在太陽曬著的地方睡覺。

他從牀上，一爬起來，一看見照在窗子上的太陽啦，藍的天空啦，冰柱啦，就抓起帽子望外面跑出去了。



他的媽媽爲著阿爾求斯基一片麪包還沒喫完就朝外面跑的事，不知道喃喃地說過多少次了，但是阿爾求斯基這樣想——這有什麼關係呢？一片麪包在外面也可以喫的。在風兒吹著的地方喫東西不是更穀味嗎？……

阿爾求斯基跑到外面，第一樣工作，當然是去找李風佳囉！

他騎在樓梯的扶手上，一滑下來，就連忙撞開門兒跑進去。於是房間裏的水蒸汽，白濛濛的包圍著他，同時有一股白雲似的蒸汽也奪出走廊來。

在這兒，可以聽見廚房裏的鐵桶碰著東西，發出噶啦噶啦的聲音，開水在鍋子裏翻筋斗的聲音……



李風佳的家，有一條長繩，從這邊繫到那一邊，繩子上吊著用各色花紙做成的燈籠。扇子呀，龍呀也吊著。

這些東西，都是李風佳的祖父做的。李風佳的祖父，年紀很老了，但是他還能做很多工作哩。

他整天地一面做燈籠，一面用鼻音哼著中國的歌謠。

阿爾求斯基從這位老伯伯和李風佳那裏，時常聽到中國的故事。所以中國的事，他全曉得。

李風佳一天到晚，都講中國的事情給他聽的。他說：中國是一個很遠很遠的國家，我們喫的茶是在中國產生的，中國的人們，是在深到膝蓋上的水裏，一邊浸著，一邊耕田的等等……



他又說：在中國，那些戴著一頂粗糙的稻草帽的黃包車夫，拉著肥胖的英國人，熱得疲倦得喘著氣，還要在熱熨熨的街上跑。

阿爾求斯基，對於李風佳講的故事，總聽不厭，有時他聽得出神，就張大嘴巴，忘記了合起來。

我們喝的茶，是從中國來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一包裝的茶葉，或者一斤裝的茶葉，都寫上下面的字句：

中國茶葉

品質極優

茶葉這樣東西，並不是商店裏出產的，這件事，阿爾求斯基也聽媽媽講過。茶葉是出在中國的小植物上的，是很小很小的像芽子似的東西，中國的人們，到茶園裏，用手一片一片的把嫩芽採下來，然後



把牠曬乾。這樣就成茶葉了。

關於米的事，阿爾求斯基可沒有聽過。他只曉得米煮成的粥是不大好喫的。所以他覺得中國的人們很可憐。

米這樣東西，不是生長在乾地上，是長在水田裏的。

所以種稻的時候，要一塊特別的水田。爲著要時常把水貯在田裏，就不得不築一條田塍。

中國的人們，就在這個浸到腰部的水田裏去插秧種稻。

中國人所受的苦楚，還不止這些呢。中國的國家，住著許多外國人，專門欺騙中國的人們。那些傢伙隨意跑到中國來，行使他們自己  
有利益的命令。



他們一點不顧慮到可憐的中國人的本身，命令中國人拚死命地去做工，而他們自己就舒舒服服的躺在沙發上抽香煙。

阿爾求斯基非常恨自己還是個小孩子，不能穀怎樣。現在，中國已經爲了解放發生戰爭了。

阿爾求斯基也好，李風佳也好，如果現在都是個大人，而且身體又很強壯的了，他們對於這種反抗的戰爭，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吧！

……可是現在，他們只能穀在家裏，玩玩「中國人反抗××人」的遊戲。

自從李風佳和阿爾求斯基對大家講過，××人怎樣地欺侮中國人以後，「中國人反抗××人」的遊戲中，就沒有人肯做××人



了。所以玩的時候，很困難，除了抽籤決定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祇有阿西亞一個人，她隨便那一國人都來。這也難怪她，還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笨得很哩！一點不識好歹！如果她再長大一點，也許就不願意做了。等長大以後，還是那麼不懂事，可就糟糕了。雖然大人有時候也會不懂事的。

據李風佳的故事說過，沒有多久以前，中國也有過一個將軍。這位將軍，起初是站在窮人那一邊，去反抗××人囉，資本家囉，但是，後來忽然又投降到敵人那邊去了。

像這樣的將軍，可不要和他聯合呀！阿爾求斯基不高興幫助這種人去從××人的手裏，奪回土地，更不高興給這種人製造茶葉。



但是，上面所講的都是中國的事情。相反的，今天，在我們這裏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這樣的。——今天的天氣，一清早就很好。太陽像夏天一樣的曬著。阿爾求斯基脫掉了手套，又解開領口的鈕子。

地上的雪，祇剩下一點點了。溝裏流著黑色的骯髒的泥水。孩子們把玩具的小船，放在水面，讓牠流過去的玩著。

小船挺起偉大的架子，在水面上搖幌幌的流過去，忽然不留神，連影子也不見了。

這些小船，如果都流到真的河裏去，那才快活哩！從河裏再流到江裏，最後流到大海……可是我想牠決不會流到大海裏，在半路上



一定要起什麼亂子的，

今天得到這樣好的天氣，可是，結果可弄得不好。

結果弄出一件眼淚、喊叫、騷鬧從來不曾見過的事了。

阿爾求斯基的母親，也弄得幾乎要頭暈眼花了，怕要找一塊布裹著頭走路了吧。

是爲什麼呢？

我們的家門口石階的前面，有一個很好的水窪。這水窪有時給太陽輝映著，有時照著天上的雲。那個地方，就是那流著泥水的很大的溝。

孩子們最初把冰柱扔到水窪裏，瞧著冰柱給水溶化的樣兒，非



常快樂。接著，卡留斯基又在那裏洗他鞋子上的泥，阿西亞又把她的橡皮囡囡浮在水面。

在這個時候，阿爾求斯基獨自一個人，扳著臉孔，撮起嘴巴，很難過的樣子跑來了。他今天又聽到了中國的事情，聽得腦袋要漲開了。他想呀！想著，拚命的想。結果給他想出一件玩意兒來了。

「試試看呀！試試看呀！」他大聲嚷著。

「我們來做一塊田地看看啊！我們來利用這個水窪去做一塊中國式的田圃呀！這個水窪也不壞，可是有點太小，非要築一道田塍不可。」

大家都贊成阿爾求斯基的主意了。他想的這個在莫斯科的土



地上做成一塊中國式的田圃，把孩子們弄得非常高興。

蘇尼琪珈訂明一定要長成米給她看，她說：

「稻子成熟的時候，我們大家來割稻啊！」

於是孩子們用鋤頭把泥鋤去，在水窪的周圍築好了一道田塍。然後從那條大溝裏弄一條渠，通到水窪，好讓水窪裏



的水再深一點，因為現在窪裏的水太淺了，簡直可以看見小石子，不合用啊。

窪裏一通到了水，那些小石子和什麼東西都給水淹沒了。還不僅這樣，窪裏的水，漸漸漲起來，漲呀，漲的從田塍上溢到外面，並且擴張到門前的石階下面了。

好呀！好呀！深到快上膝蓋了！你再想涉過去的話……對不起！請止步吧！這只有孩子們知道，別的人，可看不出。

水，還在那裏漲著，漸漸地深啦！

以前這個水窪，可以穿著鞋子走過去也不會弄溼的。可是現在



孩子們開始播種了，他們想唱幾句什麼歌……尤其是中國的調子。可是一點也不懂。於是東拉西扯的哼了一陣。那是誰也知道……誰也不懂的歌兒。

「愛哪，背哪！——糧食！

咕唯噁特嚕，    嗟夫！

愛哪，背哪！——拉吧！

咕唯噁特嚕，    擇吧！」

這，那裏是中國的歌呢？但是有點像中國的調子，天曉得。

田，已經種完了！以後，他們就抽籤，看那個做中國人，那個做××人。這種遊戲，是幫助中國人去趕掉××人，奪回土地的。



## 中國的國旗。

抽過了籤，旗子也預備好了，田裏插上了各人的×國的國旗和中國的國旗。

中國的旗子，用白紙塗上紅藍兩個顏色，×國的國旗，就只用一塊白紙黏在一根小竹竿上。因為孩子們，沒有一個人曉得真的×國的國旗是什麼樣子的。

遊戲很有趣地開始了。

有些蹦到水窪那邊的，有些在平地上東竄西跑的……他們玩得渾身都是泥汁，兩條腿盡是黃泥。

地面的水，從四面八方噴過來，像落雨似的。腳下的雪，一融化了，就變成泥水，春風很和暖地拂著孩子們的頰。



孩子們像發狂似的玩著，他們的眼睛，除了遊戲以外，什麼都不見；他們的耳朵，塞滿了笑聲以外，旁的什麼聲音，一概鑽不進去。自然囉！醫生的妻子牽了小狗，從家裏出來等等，也那裏曉得呢？

醫生的妻子，是記得石階下面，那個水窪中間，是有石頭的。於是她就像平時一樣，從石階上，慢慢的走下來……啊呀！糟糕……她本來是想踹著水窪裏的石頭的……可是她現在已經在水裏了！換句話說，她已經跳到水田裏了！泥水浸到她的膝蓋上了！

她的鞋子、襪子、裙子，一齊都溼透了。跟在她後面的狗，還有跟在狗後面的醫生，都同樣地給水弄溼了。

田裏的水，像噴泉似的，噴到四方八面……噴出來的水，在太陽



照耀之下，發出五顏六色的光彩。

啊呀！不得了！……闖成大禍了！不祇是醫生的妻子！整個屋子裏的人都一齊騷鬧起來了。

家裏的每一扇門兒『吱呀』的開了，『巴嗒』的又給關上，窗門也都推開了，……一屋子的人們，都跑出來，擠到石階上面。

他們一面瞪著這塊中國式的水田，一面帶著驚訝的面孔，又在指手畫腳的去責備阿爾求斯基。

「這一定是阿爾求斯基擺弄的把戲！我們很知道的。我們的卜留斯基是不幹這些事的……」

「我們的蘇尼琪珈也是幹不出這些事情的！」



「我們的風佳，更想不出這樣的玩意兒！」

「這些都是阿爾求斯基幹的，一點沒有錯……是阿爾求斯基！……是阿爾求斯基幹的！……」

醫生的妻子，在樓下按電鈴，請阿爾求斯基的母親下來。

可憐的媽媽，連忙從窗子裏伸出頭來了，可是她到底不明白是鬧的什麼事。然那石階上這一堆人，個個都一齊向著媽媽嚷著：

「一定去告訴幹事！……要去報告住宅委員哩！」

「你的兒子阿爾求斯基，一定要由我們去教訓教訓！託你阿爾求斯基的福，醫生的小狗，險些兒淹死啊！」

「醫生受寒了！……傷風了！」



「醫生的妻子的鞋子，已經連一個錢也不值了！」

可憐！媽媽給嚇得眼睛都花了，

「你！……真是幹嗎呀！你害得我受罪！……看你的腳呀！盡是水！

……你也會傷風的呀！快點上來，給你抹點松節油吧！……」

阿爾求斯基聽了母親的話，就上去了。但是，他把中國人種田的情形，對醫生的妻子說了幾句話。

他說那些話，是讓醫生和他的妻子，和其餘站在石階上一切的人們聽的。

「這水窪，並不是普通的水窪啊！這是中國的水田呀！一下看過去，也許看不出那是水田。可是中國的人們，一生一世，在這樣的田裏



做工，他們一點也不怨恨哩！……但是諸位，不過是弄溼了一點點衣服，就那樣地生氣，哼！好笑得很！

可憐的媽媽，沒有對大家說什麼話，把阿爾斯基拉到房間裏，叫他躺睡在椅上，給他脫掉溼的衣裳。

一刻工夫，外套、鞋子、褲子……還有汗褂子，都像剝洋葱皮似的，脫得光光的。

然後，開始擦松節油。

用手抹了一點松節油，就把布去擦，擦完了又用手去抹，拚命的給他抹，可憐阿爾斯基，如果他媽媽的旁邊有個刷子的話，那末，他一定以為媽媽是用刷子來刷他的了。



擦完了以後，媽媽給他穿上一雙很暖的長靴子，就叫他好好地

在家裏讀書。

於是阿爾求斯基動也不動的等在家裏。

窗外……太陽還是在放著光輝，遠遠地還可以看見那個水窪，雲也可以看見。小麻雀「啁啁」地唱著，跳著。孩子們呢，……他們還在那裏跳呀、跑呀

鬧著玩。亞京震伯伯，嘴裏「這真是一塊搗亂的田地呀！」的發著



蘇俄童話

牢騷，拿著掃帚，在那裏掃掉石階上的水……。

三六



## 猴子的樂園

湯姆先生，時常都老樣子的跟孩子們玩耍。大人們誰都不懂得他的心理。

大人們，誰都是從工廠裏一回來，馬上就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看報紙，看看書，或者想想自家切身的問題，有時簡直睡著了；有時沒勁地在抽香煙。

并且，不許孩子們噪鬧。有時在那裏發牢騷。有時還用手作勢去威嚇孩子們。碰著頂忙的時候，簡直把孩子們趕出去散步。

祇有湯姆先生，他絕對不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去休息一下。



的。

天一晚下來，他就叫孩子們到他的房間裏去，給孩子們看看動物的畫本，或者唱唱歌，講講美國的事情。湯姆先生是從很遠的美國到我們的蘇維埃聯邦來的。

湯姆先生的抽屜裏，有許多相片簿子。裏面也有她女兒傑蒂的照片。

湯姆先生，有時候，對著他女兒的照片，定著眼睛，看到笑也不笑。並且彷彿在那裏歎氣。大概他覺得離開他的小女兒，而自己一個人生活是很寂寞的吧！

怪不得，他那樣愛別人家的孩子們！恐怕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孩子們的臉色，白的也好，黑的也好，到處都不是一樣的嗎？不論你到那一個國家去，孩子們總是笑呀，鬧呀，吵呀，沒有什麼不同的。

在湯姆先生呢，以為孩子們笑的時候，就當作傑蒂在他的旁邊笑著的樣子吧！所以他祇要多多地聽到孩子們的笑聲，自己所能做的事情，不管是什麼東西，總替他們做。

昨天是休息日，湯姆先生在人們還沒有完全起來的時候，就一家一家的跑去敲門。

阿爾求斯基在這時候，不過剛剛睡醒。他趕快爬起來，一步蹦到門口，攥開鑰匙，就問湯姆先生：

「伯伯！幹嗎這樣早就挨家敲門呢？……」



「我沒有挨家敲門呀！我一點不想去敲那個養巴兒狗的醫生的門啦！……我，是敲一敲有小孩子的家吧了。」

「那末，幹嗎敲門呢？」阿爾求斯基再問。

「今天我那邊，有件可喜的事情呀！——女兒那裏有信來呢。再待一會兒，傑蒂就跟我的朋友到這兒來了！這麼一來，你們可增多了——一個朋友了。」

「那好極了！」阿爾求斯基叫起來：「那末還有什麼事呢？」

「我，爲著慶賀這件事，……帶你們到猴園裏去玩吧！你去不去？」

「猴園？是什麼地方？要是動物園，我們已經去過好幾遍了，可是



我也要去的呀！」

「這可不是什麼動物園！就是猴園呀！嗯，我有位朋友，是個老頭子，這位老人家很有學問的，並且很愛動物。他家裏有猴子哩！此外還有駱駝。」

「也有老虎嗎？」

「對不起，老虎就沒有了！」

「小老虎也好，不曉得有沒有呢？」

「是呀！……就是像貓兒大小的老虎仔，恐怕也沒有吧，把麗司帶去，也許可以當作老虎仔了……」

湯姆先生說完就笑起來。牙齒發出白的光輝。



阿爾求斯基皺皺眉頭，想了一想，又揉揉鼻子問道：

「不曉得那位老公公，會不會教動物玩把戲呢？」

「會的，會的！不僅是猴子，恐怕也會教你玩種種的把戲吧，狗呀，貓呀，也很容易教牠翻筋斗哩！」

「貓也會嗎？」阿爾求斯基再追問他。

「貓也會的。」湯姆先生答。

「啊！好啦好啦！讓我先回去吧！你洗過臉就穿衣服，耳朵要洗乾淨，牙齒也不要忘記刷……骯髒的孩子，我是不帶去的呀！」

湯姆先生說完，又到第二家敲門去了。

阿爾求斯基真的聽湯姆先生的話，當媽媽給阿西亞穿衣服的



時候，他去洗耳朵、刷牙齒，並且連鞋子也換好了。

可是，他出去走到樓梯的時候，依然是最慢最慢的一個。

湯姆先生有點不高興。他說：

「真是你這個孩子！頭一個就先告訴你的，怎麼弄到最慢呢？」

娜達西亞替他辯解，她說：

「他等提籃子哩！」

「我等媽媽替我弄早飯放在籃子裏的。籃子裏面，有夾肉麪包、有蘋果，樣樣都有。此外卡留斯基的媽媽也給我預備了香腸呢。」

阿爾求斯基提著很結實似的籃子，搖搖擺擺的走來了。籃子的蓋子，還用繩子細著的。



他也不要人家替他拿，自己提到趁電車那裏去。

媽媽們都出來送孩子，送到拐彎的路上。阿爾求斯基的媽媽特別搶上前面，大聲嚷著：

「不要讓阿西亞走迷了路呀！……記著，不要喝冷水！不要戲弄猴子！」

乘電車去並不很遠。孩子們讀不出站上的告示。到了目的地，車子就『哄歇』的停下來，湯姆先生首先站起來，叫孩子們下車。阿爾求斯基一下車子，不知怎麼，就滑了一交，屁股喫著一塊柿餅。幸而籃子沒有放手，沒有掉了果子。

猴園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再走過條把街就到了。



猴園的門，是那老伯伯親自給我們開的。老伯伯行了見面禮，就招待大家到裏面去。

房間完全很普通的，桌子上擺著一個大茶壺，碟子上擱著麪包，一隻猴子坐在茶壺旁邊在那裏斟茶。

「這是我的妻子，這就是我的小寶貝。」老伯伯一一向孩子們介紹。

孩子們仔細一瞧，看見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一共四隻猴子，沒有束縛地放在那兒。

孩子們倒有點畏懼，退後了一點點。阿西亞躲在娜達西亞的裙子後面，蘇尼琪緊抱著湯姆先生。



阿爾求斯基呢，他更加用力抓著籃子，兩隻手緊緊地抱著，還不放  
心，再從上面把下顎骨壓著那籃子。

老伯伯對這些猴子，一隻一隻的用名字叫起來。

「這是格西埃加，這是甲谷，這就是馬爾多英，那才是尼茵西。」

老伯伯說明了以後，就對猴子說：

「尼茵西！到這兒來！」

尼茵西就從櫃臺上一跳，跳到老伯伯的頸子後面，然後兩隻手拉著老伯伯的耳朵，想親親老伯伯的臉。

老伯伯把膀子轉到後面，在尼茵西的耳朵邊像說私話似的說：



「你就是我的愛人呀！」

「你們看！她是多麼可愛！多麼漂亮！」

蘇尼琪問老伯伯：

「這猴子會做什麼呢？」

「你想要牠做什麼都成。」老伯伯又說：「牠們和我在一塊兒，正和同志們一樣的生活著。牠非常喜歡散步，也喜歡玩耍，牠有許多玩具呢，給你們看看好不好？」

「請你給我們看看吧！」

大家一齊叫道：

「猴子的玩具，誰都喜歡看的吧！」



老伯伯於是蹲在櫃子那邊，在那裏拿起一個小皮球，然後慢慢地把沙發移開，在地板上拿了一個很小的洋囡囡。再其次在抽屜裏拿了一本畫冊。

孩子們嚥下一口吐沫，伸長頸子在那裏看。猴子的玩具，不是和孩子們的玩具一樣嗎？那些書，到底對於猴子有什麼關係呢？……猴子是一個字也不認識的……這才怪呀！……

「真的！牠不認識字，可是很歡喜看圖畫哪！你瞧！」

老伯伯揭開畫本，上面畫著不少的黃蝴蝶，有綠色的螽斯，有橙黃的、長毛的毛蟲，還有黑色的甲蟲。

老伯伯還沒有翻完，尼茵西突然——『古爾，古爾呢』的叫起



來，從老伯伯的肩膀跳到膝蓋上，雙手抓住那本畫書。

「乖怪龍的冬！」尼茵西「古爾，古爾呢」的還沒叫完，格西埃加也「古爾，古爾呢」的叫著，一邊叫，一邊跳，跳到畫書那裏，甲谷也在那兒叫，只有馬爾多英沒有叫出來，他偷偷的把尾巴抵住櫃子上的板，兩隻腳同時一蹦，蹦到老伯伯的頭上。

「你們看呀！這些猴子，頂喜歡喫甲蟲，跟你們愛喫葡萄乾一樣。」葡萄乾是很好喫的，可是甲蟲太可怕了。」阿西亞插嘴說，并且發抖地吐了一口氣。

老伯伯笑著說：

「我並不豫備把甲蟲來招待你們啊！就算是你們的臉也像猴



子，我也要請你們喫真的茶點的。紅茶裏加一點牛奶，葡萄乾也要喫一點啊！

娜達西亞倒客氣起來，她說：

「請你老人家不必客氣，我們已經有很多喫的東西放在籃子裏帶來了。有夾肉麪包，也有蘋果，還有香腸。阿爾求斯基！你把籃子打開來瞧瞧！」

但是，阿爾求斯基雙手緊緊地按著籃子，並不想交出來。他因爲很不高興，紅著臉說：

「唔！現在誰也不要打開這籃子！」

紅茶不祇斟給孩子們，猴子們個個都有一杯。椅子也是一樣，每



個猴子都坐一張。

點心自然也不能例外，每人都有二分。

阿爾求斯基從開始喫茶點，直到喫完的時候，沒有離開過籃子。他把籃子擺在腳下面，兩隻腳踹住，很怕別人家把籃子碰倒似的，非常當心。娜達西亞氣得用指頭去搯他，可是他搯也不怕，也不回手去報復。

阿西亞那個好喫鬼，她的一分點心，一下子就喫得光光的。猴子們呢，大家用手攔著點心，糖果，怕被什麼東西碰壞似的。

格西埃加扳著臉，把糖果嗅一嗅，又剝開紙頭瞧瞧，回頭又嗅一嗅，然後再皺起眉頭去咬著喫。



牠是不歡喜喫糖果呢？……還是想留下來晚上喫呢？這些，大家都不明白。總而言之，是不想喫的神氣。牠把糖果牢牢地握在手裏，然後喝茶。

牠怕被熱茶燙壞嘴巴，拼命的吹，大口的喝。

尼茵西也和人一樣在喝茶，甲谷也是這樣。只有馬爾多英不喝茶，牠咬一咬包糖果的紙頭，就把牠扔掉。香蕉糖也是咬一口就扔掉。後來牠不知道在那裏想些什麼，想了很久，忽然跳在老伯伯的肩膀上，把老伯伯的頭髮扒開來。

「這是替我捉蟲子呀！」老伯伯告訴孩子們，然後又對馬爾多英說：



「馬爾多英，那裏有蟲子呢？蟲子都逃走了……」

蘇尼琪珈忍不住的笑。這一笑，嘴裏的東西都給她噴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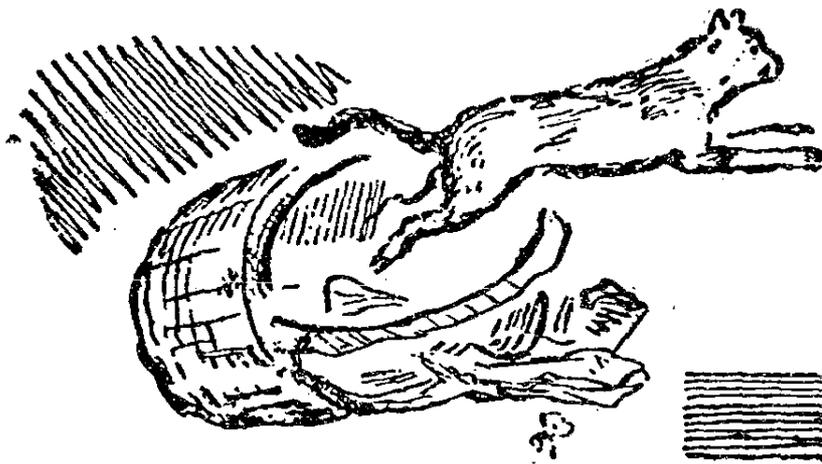
不得了！牛奶糖噴到四面八方，茶盤子滾到地上去，地板上，椅子上，滿都是茶水。蘇尼琪珈的衣服，尼茵西的尾巴，都給弄溼了。

這個亂子，可闖得不大不小。

猴子們從椅子上，翻個筋斗，就逃之大吉。

孩子們也一齊飛跑。阿西亞從椅子上滾下來，「噯啾！嗚啊」的亂嚷。

阿爾求斯基坐的椅子，也翻了個筋斗，於是放在椅子底下的籃子，結果就給打翻了。



籃子的蓋也給打開了。從籃子裏倒出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你猜猜看……『那還不是夾肉麪包嗎？——我想大家也許會這樣說的。』

「嘿！可沒有猜著！也不是夾肉麪包，也不是蘋果，更不是香腸！」

是黃金色的麗司呀！——是阿爾求斯基的小貓跳了出來呀！麗司一出來就跳到櫃子上去。這是因為跟猴子逃走的緣故。



湯姆先生祇有擺著手，急得沒有辦法，氣也有點氣，他大聲對阿爾求斯基喝道：

「你是不是神經錯亂了呢？爲什麼把貓帶來呀！」

「你這神經病！我回去全都告訴媽媽！你記著吧！」娜達西亞也跟著大聲喊。

接著連阿西亞也學人家去責備他：

「你是神經！」說到這裏，就忘記了「錯亂」兩個字，馬上再又叫道：

「你是神經！……麗司可悶透了哩！……」

麗司跳到櫃子上，把背脊彎成弓一樣，尾巴筆直的豎起來，對著



猴子——「鳴——鳴……鳴——」地張開牙齒預備打架的樣子。

阿爾求斯基紅著臉，歎歎的站著。

他響也不響，祇是眼睛很狼狽的轉動著，假如可能的話，也真想鑽到椅子底下，或者櫃子裏面躲起來，可是在別人的家裏，不好意思這樣幹。

湯姆先生走到他的旁邊逼他：

「你響也不響就完了嗎？我求你告訴我好不好？你到底爲什麼要把貓兒帶來呢？」

「哼——我想叫牠學點把戲……」阿爾求斯基用盡生平的氣力，才說完這句話。說完了，眼睛裏就灌滿了眼淚。



「……想叫麗司跟醫生的小狗一樣，會用鼻子去接糖果，又能鑽圈子……」阿爾求斯基再補上一句。

湯姆先生笑起來了，老伯伯也笑起來。孩子們也哈哈地笑起來，笑個不住。猴子們莫明其妙地『嗒——啞啞』的叫著。

祇有阿西亞一個人沒有笑。

「蠢東西！你可蠢透了！——那有把貓兒同夾肉麪包放在一起的呢？」

「不是和夾肉麪包放在一起的呀！和香腸一起帶來的。麗司一定悶死了。」阿爾求斯基說。

「那末，香腸到那裏去了？」娜達西亞一邊追問他，一邊去搖搖



籃子。

蘇俄童話

「祇剩一塊紙頭……」

阿爾求斯基又不響了。他是捨不得那香腸。

因為香腸這東西，不是天天有得喫的。

其餘的孩子們聽說香腸不見了，都皺著眉頭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祇有阿西亞一個人笑起來。因為她想著了香腸是跑到什麼地方去的緣故，所以歡喜到不得了。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阿西亞嚷起來。「香腸是給麗司喫光了，因為牠悶得難過呀——」



## 駱駝和鸚鵡波麗和小貓

這一次的事，沒有人十分責難阿爾求斯基。

小孩子們，因為擺在面前的事情，太有趣的緣故，所以一下子就忘記了夾肉麪包的那回事了。

喫過了茶點，老伯伯把門兒打開對孩子們說：

「有誰歡喜看駱駝的沒有？好吧！馬爾西！到院子來！」

老伯伯的院子整飾的很清爽，怪不得駱駝那樣的漂亮。那隻駱駝，一點不像在動物園裏的那種黃褐色的。牠是灰色的，毛色光滑，簡直可以說是純白的。



阿爾求斯基想道——假如把肥皂和刷子，好好地替牠洗一洗，恐怕就會這樣潔白了。

老伯伯講給他們聽，這駱駝是產在亞非利加洲的，俄國沒有這樣顏色鮮明的駱駝。俄國的駱駝，全是黃色、黃褐色的。俄國也有很多駱駝，固然莫斯科是沒有沙漠的，太陽猛烈地曬著的，離這兒很遠的那個國家，就有這種駱駝了。

但是，猴子很不喜歡駱駝。——這件事馬上就可以看出來。

這時，猴子們一齊跳上牆頭，骨嚕嚕的圍著駱駝，並且都皺起一隻眼睛，弄個鬼臉給駱駝看。可是駱駝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在說：猴子們的鬼臉子，并不好笑，並沒有趣味。



格西埃加可氣極了，牠也好像在說：我再忍不住了似的，折了一根樹枝條就向著駱駝扔過去。

牠一扔過去就畸——噎的叫著蹦到樹上。但是駱駝呢……牠對於這一點點的小樹枝是不算什麼的。牠四條腿兒一彎，低了頭，把嘴巴拾起那樹枝條，就吧哧吧哧的一下子就嚙下去了。

孩子們個個都好笑得車車地轉。

可是祇有阿西亞沒有笑，並且皺著眉頭說：

「我可不要喫樹枝條！肚子會給弄破的……」

老伯伯安慰地，告訴她，駱駝是不在乎這些東西的，這一點小枝條與牠沒有害處的。牠們在生長的亞非利加洲的蘇達那個地方，還



不祇喫這一點東西哩！牠們有過一件把一間屋子都喫掉的故事呢。那間屋子，固然不是石造的，也不是木造的。是用樹木的幼枝條編成圍牆，用草搭個屋頂的小屋子。

蘇達的土人們，在黃昏的時候，就做一間這樣的小屋子，圍牆也有，屋頂也有了。寢臺是用樹葉鋪成墊子。

要從屋頂上繫一根繩子，把香蕉呀，曬乾的鱈魚等糧食吊在這上面。

於是土人們從頭上拔下簪子，不讓睡著了的時候戳破頭皮。還要從鼻頭上脫下鼻環子，然後睡覺，一打著鼾聲，就很安穩的睡著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眼睛張開來睡醒了的時候，他們怎麼樣呢？家



的四壁也沒有了，屋頂也沒有了，什麼東西都沒有一點剩下來。旁邊有一隻駱駝站在那裏嗅那沒有嗅完的門兒。香蕉呀，乾鱈魚呀，早在夜裏嗅光了。

於是亞非利加洲蘇達的土人，就被頭上曬著太陽，從腳下沒有東西墊著的寢臺中趕出來了。並且蚊子毫不客氣地叮滿了一身！

孩子們個個都盯著駱駝，肅靜耳朵在那裏聽。

這個故事，非常挑動阿爾求斯基的勇敢心。於是他從後面向著駱駝走過去，在離開三尺多遠的地方，伸出他的小手，用一個指頭偷偷的去掃掃駱駝的腳，然後又摸摸尾巴的左右，再嗅嗅牠的鼻尖子說道：



「老伯伯這裏沒有老虎，真不彀味。我是頂愛老虎的……」

「那末，你喜歡鸚鵡嗎？」

「鸚鵡也歡喜，可是牠會咬人嗎？」

於是老伯伯領孩子們到露臺上看鸚鵡去了。

露臺的四圍，全鑲著玻璃。玻璃室裏，太陽滿滿地閃耀著。鳥籠就懸空掛在屋頂上。鸚鵡都走出鳥籠，在籠頂上擺著陣勢，各種各樣的色彩，非常漂亮。

鸚鵡一看見老伯伯，都——比——比——，啁——啁——地叫起來。有些快活的不得了，兩隻腳踏上踏下，瞪大圓眼睛朝下面望著。

「早安！您好嗎？——早安！」



牠們說起話來了。

老伯伯一隻一隻地摸牠們的頭，又給牠們搔搔毛管。又給糖牠們喫。

「鸚鵡都有名字嗎？還是一概都叫鸚鵡呢？」阿爾求斯基問。

「有的有的！這隻紅的叫妃利亞，黃的叫漂特爾伊凡諾夫，綠的是馬谷斯和摩麗珠。還有，那灰色的是叫……」

「啊呀！灰的將軍不見了……！」

老伯伯這裏那裏的一邊找一邊喊玻麗！玻麗！玻麗！

後來，老伯伯自己打著自己的額角說：

「怎麼我也『這樣糊塗咧！』我完全忘記了……玻麗那傢伙，



一定是又跑到小貓那裏去了……」

「小貓是什麼樣子的貓呀？」

「怎麼？貓自然就是貓啦！還有什麼樣子的嗎？要去看嗎？那末，請你們靜一點兒呢！」

孩子們走到露臺的盡頭去看了。在門兒的旁邊有個籃子。籃子裏有幾隻小貓，『咪地，咪地』的鬧得一塌糊塗。而那隻灰色的鸚鵡，就站在籃子的邊緣上，張著翅膀，把嘴甲插在肚子旁邊，像很愛牠們似的望著小貓。

卡留斯基想看看小貓，剛一伸手，鸚鵡便『畸——畸——』的叫起來，把翅膀張得更大。



老伯伯急得連忙這樣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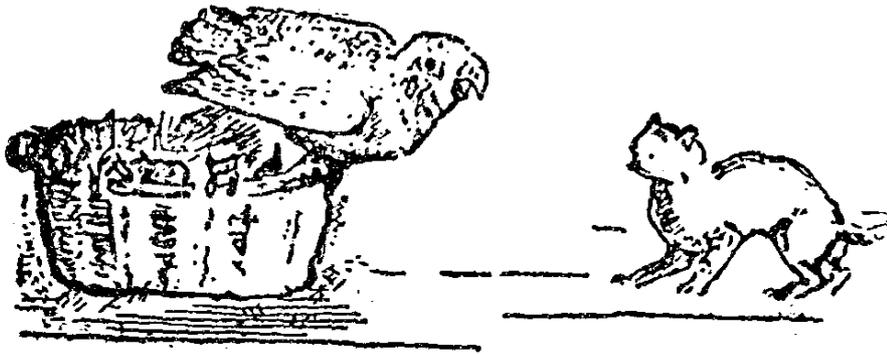
「不要驚嚇牠們啊！不要驚嚇牠們啊！」

「如果你們驚嚇小貓，就會被玻麗把爪子抓你的，就等在這裏靜靜地看吧！」老伯伯又囑咐他。

「可是，鸚鵡在那兒這樣凶，不會把小貓嚇壞了嗎？」卜留斯基質問了。

「不，牠一點也不凶，牠是在那裏保護小貓，不讓人家來欺侮小貓哩！玻麗自己沒有兒子，所以跟人家的小孩子玩玩也很快樂的。告訴你，玻麗學會了貓叫，和小貓非常親熱哩！」

「真的，老貓在那裏？」



「剛跑開一會兒，不曉得到那裏去了。老貓假如在這兒的話，牠真不許鸚鵡到這籃子的旁邊了，可是這一次，玻麗倒不許母親走近來了，這些傢伙，天天這樣爭著的……」

恰巧這個時候，老貓在欄杆上出現了牠向著這邊走過來。

突然牠一停住腳，把背脊彎成圓形「嗚——嗚」的凶起來。因為牠想看看籃子裏的小貓。可是玻麗不肯讓牠過來，張大翅膀把小貓遮住了。



牠在籃子的邊緣磨了幾下嘴巴，也凶起來。並且『咪咄，咪咄』的喊起貓叫的聲音，張開嘴巴，『叭噠叭噠』的鼓動翅膀，一點不預備離開那位子。

其中有一隻小貓，聽到媽媽叫自己的聲音了。於是自己也張開那天真爛漫的小嘴，『咪咄，咪咄』的叫媽媽。並且開始把小爪子抓那籃子。於是玻麗眼睛一點不放鬆地看護著小貓們。牠一面防備老貓侵進來，一方面深怕小貓走失了和爬出去跌倒，盡心盡力地看護著。

小貓爬到籃子上面了。於是玻麗把嘴巴很輕地碰碰牠，像撫摸一樣。



小貓很可憐的又跌在籃子裏。

呵！結果怎樣呢？——誰也不會知道。

這時，老伯伯很可憐老貓和小貓們不能覓親熱親熱，便把鸚鵡捉住放在籠子裏關起來。

老貓這才能覓走到牠的窩裏。於是把舌頭去舐每一隻小貓的耳朵、尾巴、肚子，以及全身。舐完了便閉起眼睛橫躲著，很滿足地『咪地，咪地』的哼著，好像對她的孩子們說：

「多喫點奶吧！你們的親媽媽，除開我以外沒有別人呢！」

但是玻璃很可憐的在籠子裏，非常難過的像貓哭的聲音一樣哭起來，也像在說：



「不要聽別人家的話呀！你們的親生的媽媽，是我呀！是我呀！是我呀！」

孩子們，整天沒有喊過想回家去的話，然而時候已經不早了，不能不回去了。太陽在屋頂的對面沈沒下去了，並且孩子也不知不覺餓起來。

幾幾乎又想起那失掉了的夾肉麪包。阿爾求斯基說：

「早知道夾肉麪包是那麼好喫的東西，就連那包裹著的紙頭也該拿回來咧……」

湯姆先生像安慰他的樣子說：

「這些東西，要多少，有多少哩，你還是快點去收拾你的東西去！」



阿西亞也得招呼她預備回去呀！還有，麗司也不要忘記帶回去……」

麗司真難找，不知道牠躲在什麼地方。老實說：阿爾求斯基倒有點這樣懷疑起來。——難道老伯伯想要了我的麗司，所以把牠藏到什麼地方去的吧？這樣伶俐的貓，不是隨便什麼地方都有的。尤其是那種橙黃色的東西，更不是到處可以找到的……

但是，結果把麗司找著了。是在沙發底下找著的。牠蹲在沙發底下黑暗的地方，一動也不動。所以孩子們不會注意到。最後還是老伯伯找著的。老伯伯帶著麗司走來，在分別的時候，對阿爾求斯基說：

「小兄弟！你的貓真笨極了。這麼大的一隻貓，自己一點也顧不了自己的，還有什麼用呢？哪！把牠帶回去吧！」



阿爾求斯基受到這樣的侮辱之後，於是一邊把麗司放在籃子裏，一邊用很小的聲音，噤噤咕咕的對李風佳說：

「然則老伯伯的那隻駱駝就較聰明了吧！……這個傢伙，不是一間屋子都給牠喫了嗎？連鱈魚什麼都給牠喫得光光的！我的麗司絕對不幹這樣的傻玩意兒哩！……」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書名	蘇俄童話
譯者	康白珊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印刷者	讀者書局印刷所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 月 版
裝訂冊數	上下二冊
定價	每冊大洋三角
發行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本書編號	145



學生課外讀物

# 蘇俄童話 下

大華書局出版



伊

士

代

子

傳寫本

新民會	資料	452.8955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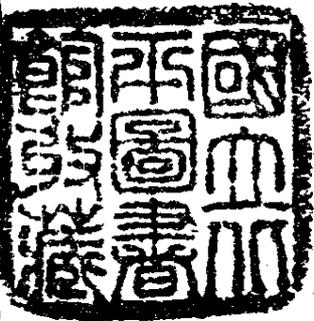
## 擱樓上的把戲

石階旁邊，如果沒有人的話，孩子們就會爬上擱樓，真的，孩子們是禁止上擱樓的。可是孩子們有時候，一下子就忘記了這個禁令。

這個擱樓，是對著屋頂開了一扇窗的。這扇窗門一打開，那爽快的和暖的春風，就一陣陣的吹到臉上。

太陽射進來，這扇窗門就閃動著黃色的光燄。整個擱樓也像金色般明亮的輝映著。掛在繩子上的褲子一類的東西，也馬上變成玫瑰色，或者紅色。

就是那些粗糙的，洗過了的衣裳呀，阿爾求斯基那件被木頭呀，





牆垣呀鈎得破爛的上衣，也變成那個顏色。

那鋪滿了灰塵的擱樓地板，也變成玫瑰色。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蜘蛛網，也變成阿西亞那條絲帶一樣的黃色。

擱樓中間，放著一個頂大頂堅實的水槽。這水槽，有一條總水管，通過每一家人家，供給熱水的；也通過養叭兒狗的醫生家，也通過飛機師休美勒夫那裏，也通過阿爾求斯基的媽媽家裏，也通過樓下李風佳那裏。

水槽裏的水，要是熱的，那末，這兒那兒都會暖和起來。冬天，個個都是用這個法子取暖的。可是現在誰也不去生火，水管已經冷了，被太陽曬著的時候，才有點溫暖。



擱樓的一隻角落，堆積著所有的沒有價值的器具。

但是這些沒用的器具，盡是大人的東西。許多非常有趣的東西，都堆在這裏。——有一個有鈎子的壞了的法國鎖，如果去修理牠，怕要廢一整天的工夫吧？有一個汽車的輪盤，有一個壞舊電燈，有一把有彈簧的舊沙發，墊子已經破了幾個大洞，彈簧也露出外面，木頭也弄得一塌糊塗；這個東西，如果坐下去的話，你自然就會想打呵欠，不舒服。

今天阿爾求斯基居然帶著李風佳跑到擱樓來了。

這是在遊猴園以後某一天的事情。

阿爾求斯基的臂膀下面，緊緊的夾著麗司，麗司非常煩悶似的，



因為阿爾求斯基倒抱著麗司跑上來的緣故。

麗司前腳和腦袋在下面亂竄，毛蓬蓬的尾巴，就在上面搖幌幌地擦著阿爾求斯基的鼻頭。

可是阿爾求斯基并不在乎這個，不過擦得太難過的時候，就推開麗司的尾巴，然而他的嘴巴，還是不停的在說話。

那個老傢伙總是說麗司的壞話，我看他自己也幹不出什麼正經的玩意兒來，難道麗司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嗎？麗司不認識地方，這也能算是牠的罪嗎？誰能知道別人家屋裏的一切呢？

「當然是不知道囉！」李風佳同情他的話。

「走迷路嗎？誰也會幹的好！我再教點本事給麗司吧！巧極了，就



在這裏教牠吧！在誰也不知道的時候，教好了牠，然後帶牠下去，讓人家好看看我這聰明而又伶俐的麗司吧！——我想麗司一定能教學會跳舞的。」

「能教之至！」李風佳也贊成。

「不知道牠能不能咬糖果呢？」

「自然也可以。」

「那末，會不會唸字母呢？能教像馬戲班的馬一樣，從箱子裏把字母一個一個的拿出來，那才有趣啦！」

「字母自然也能學會的。」李風佳依然贊成他。可是馬上很鎮靜的也不使阿爾求斯基生氣的，再加上一句：



「可是你全懂了字母沒有？是否祇懂得一點，或者幾分之幾？」

「自然是全懂囉！」阿爾求斯基大聲嚷起來。麗司的尾巴給他的聲音這一嚇，就像時辰鐘的鐘擺一樣，打著阿爾求斯基的鼻子。

「我自然全懂得。」

「阿(A)是阿特莫必爾(汽車)，別(B)是別拉恩(戰鼓)，瀉(C)是瀉利約特加(青魚)……不過我可不知道卡(K)是什麼？真是急死人。」

「那末，不教卡(K)字就得了。少一個卡(K)字也不要緊，別的字多著呢……」李風佳貢獻他一點意見。

「自然囉！多得很呢。除掉用卡(K)字以外，全教給麗司吧！等湯



姆先生的女兒來的時候，我們開個遊藝會吧！湯姆先生的女兒來了，你覺得高興嗎？」

「自然高興！」

「我也高興哩！她不來，我有點可憐。湯姆先生，像那隻貓一樣，要親熱親熱自己的兒子，也無從親起。」

「什麼？……那一隻貓啊？」李風佳不懂他的意思再問。

「哪！……那個猴園裏的波麗那件事啊！」

「昨晚，我想起來，幾乎要哭哩！但是到底沒有哭。哭有什麼用呢？一個人不要老是想著哭呀！」

李風佳搔搔頭，不知他在想什麼？



阿爾求斯基也在想著關於麗司、關於遊藝會、關於湯姆先生的女兒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誰都一定想看看湯姆先生的女兒。並且如果她也加入了他們這個遊戲的團體，一定會更快活的。而且，也許她有新的遊戲，當做禮物帶來的。那是一定我們想不出的，一年也想不出的怪有趣的遊戲。

「可是，湯姆先生的女兒，是個黑種，你覺得怎樣？……不難看嗎？」

「李風佳問。」

「當然沒有關係，當然沒有關係！我覺得那樣倒好看哩！我知道的，從那裏不好坐汽車來的，一定要乘輪船。美國是在大海的對過，那是很大的海呢！那個海不該叫海，要叫大洋才對呀。」



這時阿爾求斯基把手揮動起來，接著說：

「恐怕你什麼都不懂吧！飛機可以飛到任何地方去的呀！海上也好，河上也好，大洋上也好！牠都能飛過去的。就是很高很高的山頂，大頂大的森林，飛機都可以在上面飛過去的。遇著什麼頂要緊的事，用飛機去幹，是再好也沒有了！」

「譬如說：家裏沒有人的時候失了火呀，自己的孩子生病的時候呀！或者有什麼緊急的集會的時候呀，用飛機飛著去就成功了。」

「這一次傑蒂也該快點來啊！她不知道多少年沒有會她自己的爸爸了……唉！想到這裏，真是叫人家難過啊！」

「我也難過啊！」李風佳答。



於是兩個人都歎起氣來。

這時麗司可不笨了。牠趁他們想著別的事情忘記了牠的時候，就用前腳扒上阿爾求斯基的背上，一下子就逃走了。阿爾求斯基的嘴唇，剛剛碰著麗司的尾巴。牠已經逃掉了。

麗司一逃走，就跳上水槽，躲到擺在黑暗的角落，那張舖滿了灰塵的沙發下面。牠不要學字母，也不想玩糖果把戲；這簡直是逃學。

阿爾求斯基忽然忘記飛機，忘記傑蒂，忘記那老遠老遠的美國。連忙去追麗司，在攔樓裏追來追去。其中有兩次已經碰著了麗司的尾巴了，可是總抓不著。他一伸手到沙發上去，牠就跳到水槽上面。一挨近了水槽，牠就竄在沙發上，麗司真不容易捉哩！



「給我喊卡留斯基吧！」阿爾求斯基嚷著。

「我在這裏守著，你去喊蘇尼琪珈、娜達西亞她們來吧！」

李風佳就像豆子滾在地上一樣，一直滾到樓梯下面，大聲嚷叫：

「卡留斯基！卡留斯基！誰在家裏呀！都趕快出來呀！不得了呀！快點快點呀！」

可是擱樓裏的空氣，並不那樣的緊張。麗司像故意跟阿爾求斯基開玩笑。牠很安靜的在舐舐爪子，揉揉鼻子，還搔搔耳朵，尾巴像掃帚似的，左右搖幌著。

一會兒又在沙發的墊子上，磨磨腳爪。

麗司蹲在沙發上，很得意似的「咪地，咪地」地似乎說：「這樣好



的地位，那個敢來動我一動呢？」

阿爾求斯基忽然咬著嘴唇，下了一個決心。

「一定要捉住你！不必等他們來，我一個人來捉你。這一下，一定要你學會了A、B、C才放你走。」

阿爾求斯基下過了決心，就在地板上爬起來，偷偷的爬近沙發，麗司還是老樣子蹲著，一動也不動。

阿爾求斯基的膝蓋擡起來了！麗司也不動。阿爾求斯基站起來了，麗司也還是蹲著，一心一意的洗牠的臉。當阿爾求斯基忽然伸手將要抓著牠的尾巴的時候，麗司像嚇人家一樣，一下子蹦起來，像一枝箭似的，跳到窗口，馬上就飛跑到屋頂上去了。



進。了。

祇看見尾巴像一道黃光。

青色的地面襯上深黃。

是的，把青色的天空做背景，現出一根深黃的尾巴！

阿爾求斯基可氣極了！跺著腳，拳頭捏得緊緊地，氣也氣的不得

於是，他自己也跟著麗司冒險爬出窗外。出了窗子，就向屋頂前

當他注意到危險的時候，身體已經是在屋頂的邊上了。

阿爾求斯基這才喫了一驚。說是喫驚，倒不如乾脆的說他已陷入恐怖中。他想喊救命，可是喊不出聲。驚慌過度，連嗓子也啞了。



阿爾求斯基便四腳爬爬似的用力抓住屋頂，怎樣也不敢往下看。他的身體，漸漸有點往下滑去，滑著滑著，恰巧就滑到檐口。如果再動一動，那就難免不筆直的摔下去。啊！想起來就駭嚇人。

幸虧，這個屋頂，不大斜，四面都有邊緣，邊緣上釘著鐵板的。

自然這一滑可有點危險了，但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站著，不致於跌下去，祇要你手上還有勁的話，而且還可以看見下面過路的行人，也可以等待人家來救你，在這個危險萬分的時候，已經顧不到怎樣給人罵，給人笑話等等了。

這時，從屋頂上看見屋頂，真是廣大極了，在地上看見樹林和屋子中間的天空，決不是這個樣子的。現在天空裏，有一羣白鴿飛著。雲



也浮著。白的……白的……像枕頭一樣柔軟。同時烟囪裏又吐出一陣陣的黑烟。幸虧風向將黑烟吹到那面去了。不然阿爾求斯基會被黑烟薰得更難過，並且就會漸漸滑下去，那個時候，就不得，不像倒栽葱似的跌下去，跌在那個紅點子上。

那個紅點子，不是普通紅的東西。那是阿西亞的帽子呀！阿西亞正在馬路上玩耍。

「阿西亞……阿西亞——」

「替我喊媽媽來呀！阿西亞……」阿爾求斯基拚命的叫著。

但是阿西亞一點也聽不見。就算是聽見吧，也聽不出是在什麼地方叫的。阿西亞最初也曾朝上去望一望，可是馬上又彎著身體，去



掘她的溝去了。

麗司這個傢伙并不笨啊！牠蹲在屋頂的邊上，呆著不動。也許牠又以為人家跟牠玩呢。阿爾求斯基又開始擔心，怕牠跌下去。他慌得好像肚子痛起來，痛得難受似的。

「不要動呀！麗司，不要往下去啊！請你好好支持著吧！你是聰明伶俐的好貓……你是大人哩！我現在馬上就馬上就……」

阿爾求斯基這一次祇把一隻手抓著屋頂的木頭，另一隻手很當心很當心的在解開外衣的帶子。他的帶子很長，有個纓子，所以非常難解。只用一隻手的手指是非常不自由的。漸漸解開第一個結子，接著第二個結子也解開了。阿爾求斯基便把這條帶子一扔，帶子便



像一條蛇似的，伏在屋頂上。他自己握著帶子的這一頭，另一頭就扔到麗司的鼻子前面。

「麗司！捏著這條帶子呀！用爪子抓住我拉著你，就不會滑下去了。」

可是麗司一點也不慌。貓是走慣了屋頂上的，就是在邊上走也不在乎的。

這條蓬蓬鬆鬆有纓子的帶子，在麗司倒覺得很快活。於是就用牠那銳利的爪子，抓住這根帶子，想開始玩弄。

在阿爾求斯基呢，他祇要麗司抓著帶子就成了。

「這樣，麗司就不怕跌下去了。」他吐了一口氣說。



但是麗司緊緊地抓著那根帶子以後，漸漸有點重起來。

忽然阿爾求斯基覺得麗司重得有點把他拖下去的樣子，啊……

……危險！——難道這隻貓真的把阿爾求斯基往下拖嗎？現在，他的手已經有點支持不住了。啊！再支持一分鐘也不能穀了。

「把帶子和麗司一齊都撒手吧！」阿爾求斯基的心裏這樣想。

「不——那可不成。」阿爾求斯基自己回答自己。

現在腦袋一點也不能用，已經什麼事都不能想了。天空大地，阿西亞的紅帽子，那紅點子，一切都看不見似的，閉起眼睛，把身體縮著一動不動。

突然……他聽見擱樓裏喊——



「阿爾求斯基……阿爾求斯基！」

「阿爾求斯基跑到那裏去呢？」又聽見這樣喊。

「那是李風佳的聲音。也有娜達西亞的聲音。又像有卡留斯基的聲音。」

「我在這裏呀！」阿爾求斯基想這樣叫，可是嚷不出。

「是在那邊啊！是在那邊啊！」娜達西亞喫驚似的尖聲喊。「噯  
噯呀！噯噯呀！那會跌下去的啊！會跌下去的呀！快點去喊媽媽來！快一點呀！」

「不要喊媽媽啊！」卡留斯基叫起來。

「媽媽會罵的呀！不要去喊！不如我把繩子扔過去，大家把他拉



回來吧！

「有繩子哩！」李風佳叫。

「哪！曬衣裳的繩子，要多少有多少！大家來幫幫忙，去拉住繩子

吧！」

很粗的一根曬衣裳的繩子，已經從窗口吊下來。

阿爾求斯基，這個時候，倒覺得有點好笑起來。

拉著麗司的是自己，拉著自己的是孩子們。他和麗司簡直像一串魚給釣魚的人釣著一樣。

他現在一點驚慌都沒有了，倒覺得很有趣，很好玩，可是在擱樓的窗口的孩子們，還嚇得青皮紫臉的，竭力拉繩子。



娜達西亞打頭陣，她後面是李風佳、卡留斯基，最後一個，是蘇尼琪。她們都用盡生平的力氣，在拉繩子。

阿爾求斯基也用力拖住繩子的那一頭。

繩子漸漸的給吊上來了。

已經拉到窗口那裏了。

頭頂上閃動燕子的窩，和娜達西亞的綠色的袖子和卡留斯基的領帶，都已看見了。

「停止！」阿爾求斯基用盡力氣喊著。

「停止呀！麗司鬆手了！」他再大聲發命令了。

「把繩子纏在腰裏呢！兩隻手就可以自由了，祇要緊緊的打個



結子就成了……」。

這一下，阿爾求斯基像合作社裏的貨物一樣，給吊起來。兩隻手果然很自由，而且可以慢慢的伸到麗司那裏去。

麗司像已經玩穀了那根帶子似的，就鬆了手，想再跑到屋頂底下，看看飛行著的白鴿，曬曬暖和的太陽。因此便翻過身子，對著阿爾求斯基豎起筆直的尾巴。

可是阿爾求斯基那裏肯讓牠走呢？

他——二……三……的吸進一口空氣，就馬上用勁抓牢麗司的尾巴。他一隻手抓牢麗司的尾巴，一隻手同時就抓住窗戶，兩隻腳——「咕咚」一聲，已經跨進窗子上。再來一下，就蹠到擱樓裏，很神氣的望



著這些嚇壞了的孩子們。

「什麼？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屋頂，不過那麼一個屋頂，一點沒有可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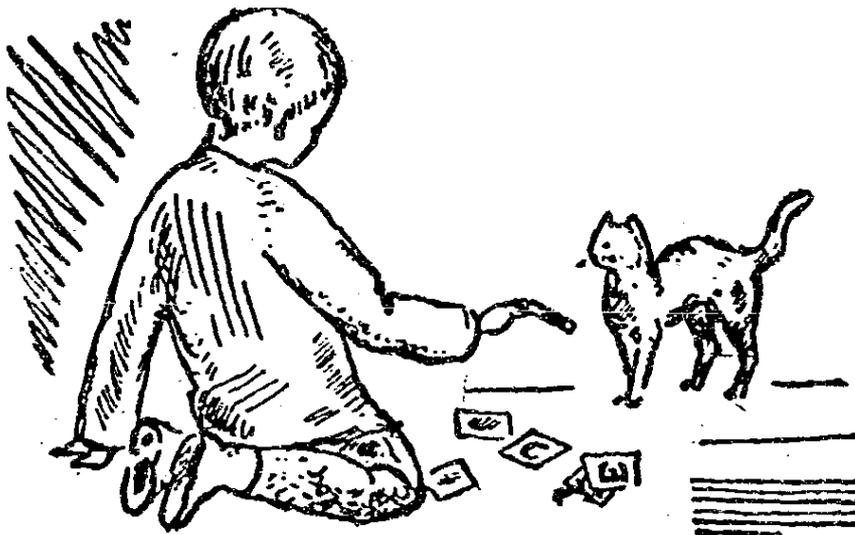
「不嚇嗎？」孩子們一齊嚇昏了似的問。

「一點也不嚇。我是故意跑到屋頂上去的。傑蒂如果到了此地，再爬一次屋頂吧！因為要插旗子去歡迎她呀！你們如果不來，我還要

在屋頂上玩很久哩……在屋頂上面真快活啊！」

麗司蹲在阿爾求斯基的肩膀上，舐舐身體，閉著眼睛。後來又在阿爾求斯基的耳邊『咪地，咪地』地哼。

阿爾求斯基是知道麗司不懂人說的話，可是他忽然紅著臉，望



著窗外。

假如麗司懂得阿爾求斯基所說的話，就怎樣呢？在他耳邊的麗司的叫聲，是多麼奇妙啊！牠一定是這樣說：

「撒謊！撒謊！撒謊！不可以撒謊。老哥，不要撒謊！爲什麼要撒謊呢？」

突然，阿爾求斯基把麗司摔在地板上，很粗野的罵道：

「真的。麗司這傢伙是害怕哩！這傢伙真是又笨又膽小，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教牠學A、B、C，不讓牠逃去哩？」

欄樓上的把戲





## 會響的風箏

麗司在這樣強迫底下，終於沒有想學會字母的志氣，就連喫糖的把戲，也一點點都不肯喫。

儘管阿爾求斯基捏一片糖，湊到麗司的嘴巴，怎樣教麗司喫，也不成功。糖依舊落在地板上，麗司總是飛遁到櫃子上面。

假如阿爾求斯基硬把糖果塞在麗司的牙縫裏的話，牠就非常忿恨，嗚的怒吼一聲，跳起來用爪子剔去牙縫裏的糖，飛跑出家外。牠簡直有兩天工夫，離開家裏，誰也不曉得牠的行蹤。

時間是漸漸的過去了。



已經到了家裏，到處聞著樟腦的氣味的時候了。房間裏從這邊牆上到那邊牆上，都扯起繩子，開始吊起溫暖的衣服。每個人整天都忙著收藏冬天的衣服。把衣服上的灰塵刷去，摺好，放在箱子裏；再撒些樟腦，防備蛙蟲。這樣的等待夏天，因為夏天馬上就會來的。

蒼蠅在房間裏，在窗檻子上面，開始活動。牆腳下的草，也開始碧青了。

夏天的降臨，對於孩子們也好，對於母親們也好，都是歡迎的。夏天一來，就用不著將溼的鞋子，靠在欄杆旁邊去曬了；也用不著修補絨線的手套，注意孩子們的領扣，有沒有損壞。

現在，暖風輕輕的吹過來，精神也忽然清晰。在朝陽的地方，可以



穿一件單衣，跑東跑西……。

房子前面，塗著柏油的道上，有很多的孩子們，一早就在那兒很起勁的踢石子。把粉筆在乾了的柏油路上，畫了幾個格子，用一隻腳踢著石子玩耍。

每天晚上，孩子們照例去找湯姆先生，打聽傑蒂的行蹤。

「來的！一定來的。」湯姆先生說。

「不過，不知道她到底什麼時候才動身。總而言之，她快來啦！請你們再等一等吧！」湯姆先生再加上一句。

「可是，湯姆先生呀！我們不要呆呆的等著她吧！」阿爾求斯基說。



「我想要預備點什麼東西呢。想在傑蒂沒有來以前，想點什麼？就是爲了這個，我想好好的教麗司一點本事，可是這個傢伙太笨了。字母一個也不認得，糖也不要喫。牠像專門想著老鼠什麼似的。」

湯姆先生笑起來。

「那末你把糖留著自己喫，讓麗司去喫老鼠不好嗎？」

「那也好，等那傢伙回來再說。我們現在要想點別的東西才好。」  
阿爾求斯基說著，就忽然跳起來。

「我想到了！我多麼聰明呀！我能馬上就想出來！」

「你想著什麼？」

「我想起做個風箏哩。做個漂亮的，很大的，繫上尾巴和叫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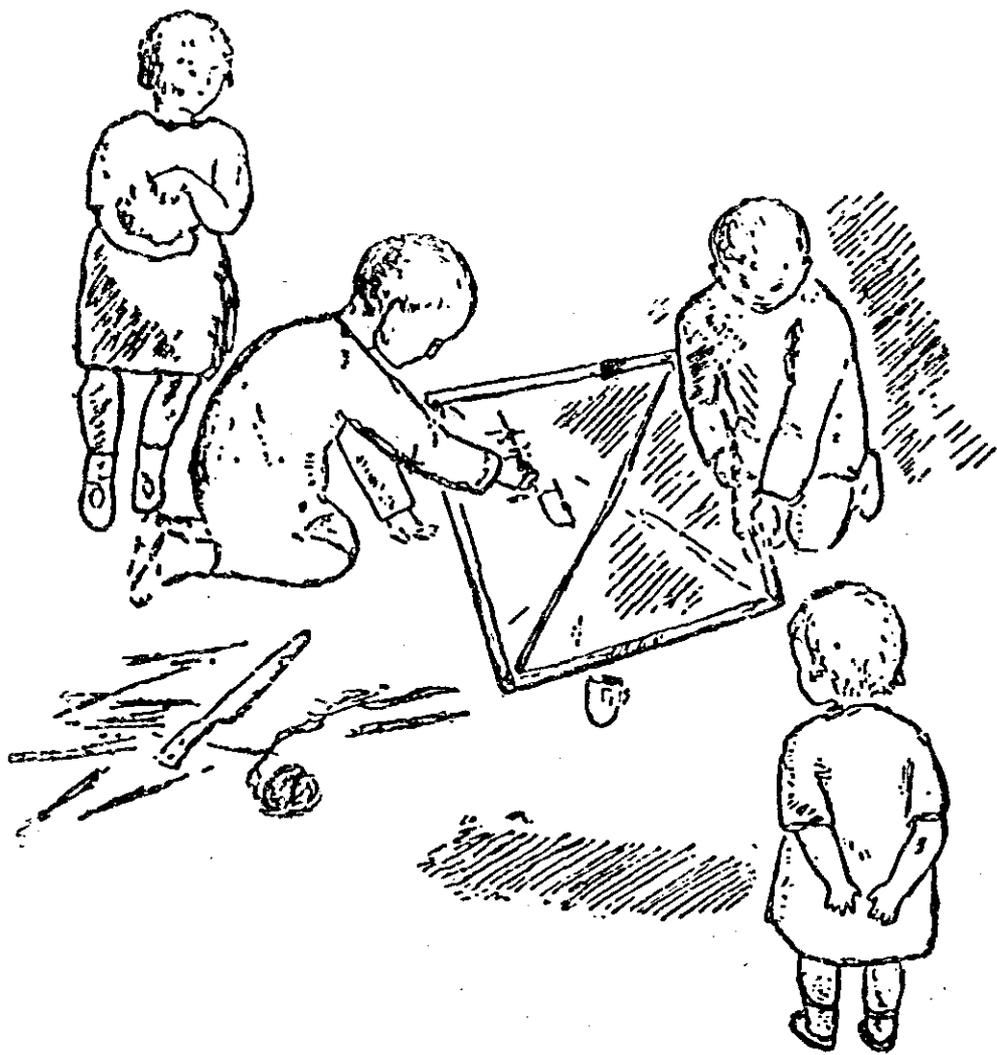
風箏！能殼放到比屋頂還高，能殼攀到白雲的！而且寫在上面的字，要儘可能的寫得很大很大。但是寫字的工作，就要請湯姆先生了，請你替我們寫字好不好？我雖然會寫，可是不想寫，要費很多的時間哩！」

「寫點什麼呢？」

「歡迎傑蒂，『飛呀傑蒂。』此外再寫點什麼才好呢？怎樣才可以使傑蒂在飛機上容易看到呢？……這樣一來，我就可以不必上屋頂去歡迎，用不著屋頂了……。」

「這個好玩極了！」李風佳很高興的說。「我頂愛風箏的，塗起各種各樣的顏色，再描個花臉吧！」

「花臉固然有趣，可是文字也很重要。沒有文字，這風箏就沒有



一〇六

意思了！阿爾

求斯基答。

孩子們這

樣議論紛紛，結

果決定用下面

這個方法：

「爲著公

道起見，一邊描

上花臉，一邊就

寫文字。」



關於著色，也提出種種意見。阿爾求斯基主張藍的；李風佳主張黃的；娜達西亞主張青的；卡留斯基主張綠的；阿西亞的主張，藍黃綠都用。

這件事也馬上解決了。寫字的那一邊用藍的，畫花臉的那一邊，眼睛用黃的，眉毛和鬍子用綠的，鼻子就用青的。

做風箏的事情，一下子就給家裏都知道了。

第一，阿爾求斯基的家裏，媽媽的廚房裏嚷著失掉了菜刀和燒茶用的竹片。

李風佳那裏，他帶著剪刀，在牀邊那裏踱來踱去的時候，給他父親看見了。這是第二。假使再遲一分鐘的話，李風佳一定已經剪破那



張樺子了。因為他們預計剝下一塊葡萄樹的樹皮，做風箏的尾巴的。在李風佳的父親，以為做風箏不是他們的正經事，所以李風佳挨他爸爸打一下手心，又被趕出來，不許在家裏胡鬧。

訂書作的勒保爾特那裏，也發生一件同樣的事情。這是第三。就是失掉了漿糊，蘇尼琪珈的爸爸勒保爾特，預備了很多漿糊，是訂書用的。可是他找來找去，老找不著，他記得是擺在茶几上的漿糊瓶。最後，他祇找著一點點結了塊的漿糊底，蘇尼琪珈也跟著漿糊不見了。這一天的早晨，門兒總是『吧噠吧噠』的又開又關，到處都聽見。

「阿爾求斯基，馬上拿菜刀來啊！」

「蘇尼琪珈呀！你漿糊拿到那裏去了呢？」



「卡留斯基！沒有線哩！怎麼辦呢！」的叫聲。

家家的媽媽和爸爸，沒有一個地方不鬧得叫人家搖頭歎氣的。但是孩子們的耳朵，那裏聽見這個？也不能叫他們不鬧。他們在很遠的房間角落，那張桌子上，圍著拚命的在工作。這個房間裏，堆滿了紙囉、菜刀囉、竹片囉、線囉、漿糊囉、畫筆囉……等等。

祇缺了一樣，葡萄樹皮。

阿爾求斯基可氣極了。他皺著眉頭，扳起臉孔，看也不看李風佳，在「噤哩咕嚕」的罵著。

「祇要你拿一塊樹皮，也拿不來，還神氣什麼啲！在那一個世界裏，有沒有尾巴的風箏麼？我為著拿菜刀，不知道挨罵過多少次。拿竹



片也是呀！我可是什麼也不怕，到底給我拿來了。」

「但是，沒有樹皮也不要緊，別的東西也可以呀！有破布就好了。把破布撕開，一條一條結起來，比樹皮還要好哩。」

阿爾求斯基加緊的在工作。額角上的汗珠，一粒一粒的掉下來。他的手，他的臉，和他的藍布新衣，也都滿是漿糊。

風箏的確做得不壞，快做好啦！就是尾巴，還成問題。

頂可惜的是娜達西亞上學去了，不在家。要不然，她一定會找些漂亮的碎布來的。他的小箱子裏，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碎布。真的，假使她在家，那裏會用骯髒的破布來做尾巴呢？……那裏會把這樣的風箏，來歡迎我們的重要的客人呢？



高過屋頂浮在深藍的空中的風箏，如果青呀，黃呀，藍呀，綠呀，各種各樣的色彩，現得很清楚的話，傑蒂在飛機上，一定馬上就會注意到這個風箏的。而且知道她自己是已經到了此地了。知道那是莫斯科，那是當太陽的家。於是就馬上會落下來。現在風箏是做好了，就是尾巴還成問題。能覓再找到好一點的尾巴，那多麼快活喲！

「湯姆先生！阿爾求斯基在窗口叫：『湯姆先生你那裏有什麼好的碎布沒有？我等著要用，做尾巴用的……』」

湯姆先生在對面那個窗子裏，伸出頭來，他兩手拿著一封信，是郵差剛剛送來的。湯姆先生信還沒有念完，滿臉都是笑容，一定是有什麼好消息。



「啊！我沒有空去管什麼尾巴不尾巴的，我現在馬上就要到車站，去接傑蒂哩！」湯姆先生回答道。

「湯姆先生真笨！」阿爾求斯基心裏想。

誰肯信你的話呢，從車站來的人，不是很多嗎？從美國到蘇維埃來，除掉坐飛機以外，還有別的路嗎？在我們的家上面，就有一條直路，可以到荷特英斯克機場的……。

阿爾求斯基想到這裏，就不再望湯姆先生那面。所以湯姆先生如何忙著出門，在路上怎樣搭公共汽車那些事，他一點都沒有注意到。

阿爾求斯基的眼睛，什麼都看不見，忽然，他很不高興的伸出舌



頭，把那很大的黃字去染成紅色。他寫的字，雖然有點歪歪斜斜，可是他管不了這許多。祇要寫得清楚，能使人家一眼看過去，就明白，而且寫得很大很大就成了。

阿爾求斯基的媽，雖然因為菜刀的事情很生氣，但是還在廚房裏燒粥給他喫。粥燒好了，再加點牛奶，然後拉著阿爾求斯基的手，離開風箏，拖到桌子前面，逼他喫粥。

阿爾求斯基本來肚子是很餓了，不過沒有空去喫東西。

這樣一比，阿西亞可舒服了，她沒有參加做風箏。

她那玫瑰紅的臉，胖得圓圓的。一上桌子，就喫光了兩盤東西，牛油塗滿了一臉，光油油的。



其他的孩子也還舒服，受罪的祇有阿爾求斯基一個。屁股沒有貼過板櫬這句話，就是如此了。譬如在這裏坐著吧，又怕那邊發生了什麼事。紙頭不知道會不會給人家拿走？竹片也許不會給風吹散吧？漿糊不曉得會不會給醫生的小狗喫掉？想起來，沒有一樣不擔心的。何況尾巴還沒找到。唉！真不知道到那裏去找尾巴才好。

「媽！我想要個尾巴哩！給我一條尾巴吧！」阿爾求斯基到底向媽媽討了。

「你說什麼？你是說你想做猴子嗎？我這裏那有尾巴呀！」  
媽媽有點生氣的答。

「不！不是要猴子的尾巴呀。布的尾巴就好了。」阿爾求斯基



細聲說。但是媽媽不理他，收拾了碗筷，就到廚房裏洗去了。

「如果沒有尾巴，怕風箏會跌下來。既然沒有人給我尾巴；那末，祇好自己去找吧。」他這樣決定。

第一個目標，自然是娜達西亞的小箱子。

「我敢斷定，祇有那個箱子才有。那裏面什麼都有的。雜記簿啦！簿子紙啦！舊爛的畫片啦！筆尖啦！鈕子啦！散亂的玻璃珠子啦！斷鉛筆啦！碎布啦！還有其他種種數不清的東西。」

樣樣都有。所沒有的，就是「整理。」

阿爾求斯基把箱子摔在地板上，箱子像小雞鑽在沙灘裏一樣倒下來。



這真是沒有辦法！什麼用處都沒有！

全是些小小的舊破布呀！舊東西呀！那裏能做風箏的尾巴呢？就是拿來黏在麗司的尾巴上，也覺得難看。

爲什麼娜達西亞，專門喜歡搜集這些沒有用處的東西呢？

阿爾求斯基咬著嘴唇，幾乎哭出來。

好了，好了。到底給他達到目的了。是在娜達西亞那寶貝箱子裏發現的。

當阿爾求斯基氣哼哼的，把娜達西亞的箱子亂踢亂踏的時候，箱子噹噹的滾到這裏，滾到那裏，無意中，裏面滾出一件東西。咦！那是什麼？



那是在箱子最下一層跑出來的用紙包著這才是阿爾求斯基所不可缺少的東西。

阿爾求斯基被這意外的發現，喜得跳起來，像一隻老鷹撲過去。他一拾起那包東西，就拆開來，檢了幾塊碎布，藏在口袋裏轉過身就跑，門也不關上。跟旋轉的陀螺一樣，從樓梯滾下來。一刻工夫，那塊新的洋布，經過孩子們的手，已經變成一條細長的尾巴，裝在風箏上面了。

孩子們一切都很順利的，預備齊全。紙呀！竹片呀！都還好好的並沒有移動，漿糊也沒有給醫生的小狗喫掉。

阿爾求斯基從開始到完成，不過費去一個鐘頭。



「完成了——」阿爾求斯基嚷起來。

過一刻，阿爾求斯基把線繞在一根短棍上。繞完了，很高興的又叫了一聲：

「完成了——！」

最後阿爾求斯基把竹子做個叫子，繫在這宏偉的風箏的尾巴上，也叫了一聲「完成了——」。可是這一次的聲音，沒有頭一次那樣響亮，稍低微一點。這是因為一切都已完成了。

風箏已經放在桌子上，並且也乾了。這東西的確做得很魁偉，使人家看見，有點眼花。

整個風箏，頂好看的就祇有那個尾巴。這尾巴替風箏爭光不少。



所有附近的人們，都來參觀這個風箏了。阿爾求斯基的媽媽，也混在人叢裏面。甚至蘇尼琪珈的爸爸，裝訂書作的勒保爾特先生，飛機師休美勒夫也混在裏面。

現在誰也不想爲著菜刀的事、竹片的事、漿糊的事，去責備孩子們了。因爲風箏的成績是這樣漂亮的緣故。

就是那歪七扭八的文字，也還算寫得不差。實在也許人家不會把寫在風箏上的文字，『××××』、『莫斯科』、『傑蒂』的念下去的。

孩子們本來很想再寫上『歡迎』兩個字，可惜沒有地位！但是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就是不寫那一句也成，因爲已經很能表示出歡



迎的意思了。

漸漸大家都想把風箏放起來看看了。

雖然娜達西亞和湯姆先生不久就會回來，可是再也等不及了。何況現在風兒吹得正適合放風箏的時候呢。

但是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

阿爾求斯基說現在是吹北風，卡留斯基說是南風，李風佳偏說是東風，蘇尼琪珈可沒說什麼，她的想像以為是從四面八方吹來的。她把嘴唇、兩頰、手兒，湊到這邊，那邊的在試驗試驗。

那麼到底要怎樣才能知道風的方向呢？馬上又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結果這樣決定了。阿爾求斯基把唾沫吐在指頭上，看看那一面冷了，就知道風是向那一面吹的。

證明了風是從南面吹來的。是從荷特英斯克那黑的原野，綠的森林那邊吹過來的。

風箏馬上放起來了。

『叫子』迎著暖風，開始『呼嗚！呼嗚！呼嗚！』的響了。

風箏的胸口兩邊，也發出『嗚——嗚——嗚』的聲音。繩子是捏在阿爾求斯基的手裏。

有一個叫子壞了沒有響，可是另一個響得很好呀。像一種動物的吼聲一樣。像馳騁著的千里馬的尾巴的『沙沙』一樣。這尾巴多麼



漂亮！多麼新奇！多麼偉大啊！

風箏的姿勢是很偉大的，向上向上昇去。阿爾求斯基再沒有氣力把繩子拉回來了。繩子掙得很緊，指頭都拉痛了。

風箏已經高過屋頂，更高更高的向上昇。現在祇看見深藍天空裏的一粒黑點了。

在空中也聽得『呼鳴！呼鳴！』的響聲。

恰巧這個時候，娜達西亞回來，她一進小門就嚇了一跳，把書籍摔在地上。

「什麼事呢？是不是外面失火？他們個個爲什麼都望著屋頂？好笑得很……」



但是，她馬上明白這一切，並且很氣。

「豈有此理！你們都是太不講交情了！不打人家的招呼，偷偷的就放起風箏來。好！我無論如何？是不能饒恕你們的。」

於是阿爾求斯基答道：

「什麼交情不交情？一點也不偷！現在不過是試驗試驗，馬上就要收下來，明天再放呀！我們以後天天這樣放，放到傑帶來為止……」

「那沒，這一次是你放上去的，現在該輪到我收下來了！把繩子交給我呀！」

「不！——這是我們的東西，又是傑帶的東西，你那裏曉得放風箏，喲！弄壞了怎麼辦？」



「叫你交給我呀！」

「不！不！不能穀。」

阿爾求斯基很頑強的拒絕了她，自己把繩子繞起。他說：

「我，誰也不給。單祇尾巴一樣，就不知道耗去了多少的心血。」

「那樣的尾巴有什麼好看？這個風箏，一點意思也沒有！尤其那條尾巴，更不值得一看。」

娜達西亞跟他挑戰。

這時風箏漸漸落下來，差不多可以看見花臉上的青鼻子了。字也看得清清楚楚了。并且尾巴也馬上滴溜到人的頭上。

可是突然娜達西亞尖聲叫起來。因為她聲音太尖，把媽媽也嚇



了一跳，連忙從樓梯下來，到石階上。幾乎等於跳下來一樣。

「你倒底幹什麼呀？這個尾巴？唉！是用什麼做的？這是我布啊！是我最喜歡的，印花的花標呀。我是想把牠做圍裙的，你沒有看見我已經畫著袖子嗎？」娜達西亞氣極了，大聲這樣罵。

「我一點也不知道。你那裏畫過袖子呀！因為風箏沒有尾巴是不成的。請你不要那樣罵我，好不好？」

「不自然要罵，要罵，要罵，要罵。」

娜達西亞跺著腳，哭著吵。

「無論如何，我不能讓你不還尾巴給我，連風箏也要奪過來，你瞧。」



「不！我不許你這樣！」

「不！我奪給你看。」

「不！我不許你這樣！」

「不！我奪給你看……。」

娜達西亞真的就去抓住風箏的尾巴。於是阿爾求斯基就抓住娜達西亞的領帶。李風佳和卡留斯基也加入這打架的戰團。他們扭在一堆，在地上滾來滾去。

白的風箏，給他們的腳、膝蓋，踏得一塌糊塗。尾巴也繞作一團，盡是泥灰。

孩子們嚷叫的聲音，鬧成一片，沒有法子，把他們拉開。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沒有聽見車輪「轆轤」的聲音，也沒有注意到馬蹄子「得得」的走到面前。

馬蹄子快要碰到這團孩子們了。湯姆先生喊著：

「不要吵！不要吵！」的時候，他們才慢慢的放手，轉過來。

啊！湯姆先生的旁邊，不是有個不認識的女孩子嗎？這一定是真正的傑蒂哩。

這位姑娘，大約和娜達西亞一樣長短。戴了一頂綠顏色跟我們不同的帽子，抱著一個黃色的手提皮包。可愛的捲髮，壓在帽子底下。臉色和湯姆先生一樣黑的。牙齒也和湯姆先生一樣，雪白雪白。

「啊！是傑蒂呀！」阿爾求斯基小聲說。並且放開娜達西亞的領



帶。

「呵！傑蒂來了！」娜達西亞也叫起來，於是她們紅著臉，有點難為情的樣子。

「傑蒂啊……」卡留斯基大聲叫起來，接著個個都跟著喊——

「傑蒂！傑蒂！」他們一邊喊，一邊跑去圍著傑蒂和湯姆先生。

湯姆先生握著他女兒傑蒂的手，指著孩子們說：

「哪！這是我們的『當太陽的家』呢！這都是你的朋友哩！在莫斯科，你有這許多的朋友哩！」

「好極了！」傑蒂笑著答。

孩子們馬上知道傑蒂是真的歡喜這裏了。而且也知道傑蒂對



於孩子們，對於這個家，對於她自己來到這裏，一切都滿滿意意。

於是孩子們同樣的感到非常愉快。

阿爾求斯基忽然沒有經過誰的同意就說道。

「風箏讓我再修理一下吧！這是你的風箏啊！傑蒂！」





## 一件爭論的事

第二天，孩子們伴著傑蒂，一家一家去替她介紹。

傑蒂每到一個地方，都受人家歡迎。每一家都拿出最好的東西來請她喫，請她坐在最好的位子上，把最有趣的東西給她看。

阿爾求斯基的媽媽，請她喫夾著捲心菜的火腿麪包。李風佳那裏，請她喫中國糖果和紅棗。休美勒夫那裏，請她喫從上等麪包店裏買來的奶油點心。這樣上等的點心，恐怕美國也沒有吧！

傑蒂無論對誰，總是仰著笑迷迷的臉，反反覆覆的，老說著她所曉得的那兩句話。



「這是很好……這是很好……」

但是，祇這一點，在孩子們那裏能設滿意呢？

「一定要教傑蒂學俄國話。」阿爾求斯基這樣決定。

「我們要請傑蒂講汽船啦，潛水艇啦，地道啦，等等的故事給我們聽。湯姆先生說過，這些東西，在美國要多少有多少的。」他又這樣想著。

不僅是阿爾求斯基一個人，個個都想教傑蒂說俄國話。因為不懂俄國話，就連吵架也不方便。於是傑蒂馬上就得到六個人做她的先生。——阿爾求斯基、卡留斯基、娜達西亞、和李風佳、蘇尼琪珈。還有一個，自然是阿西亞先生囉。



這些先生們，把自己的學生，一刻也不肯放鬆。不論在院子裏也好，在屋裏也好，在街上也好，喫飯的時候也好，甚至連大便小便的時候也好，總是寸步不離。

「肥皂……刷子……牙粉……」娜達西亞教她。

「肥皂……刷子……牙粉……」傑蒂跟著反覆的學。

「杓子！」

「杓子。」

「茶壺！」

「茶壺。」

「你教這些有什麼趣味呢？」阿爾求斯基不高興了。「他總是



教這些東西的名字，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聽到汽船的故事。

於是阿爾求斯基拍著窗門，在傑蒂的耳邊說：

「飛機……公共汽車……電車……」

但是蘇尼琪鞦韆傑蒂的兩隻手說：

「鍋子。」

「地板。」卡留斯基大聲說。

這樣一來，傑蒂已經沒有能力去一句一句地學了。她站在房間的中央，不知道怎樣才好。只好左邊望望，右邊張張。

阿西亞還不原諒她，拉牢她的衣服，要她念：



「油蟲……油蟲……油蟲……」

「蠢東西，蠢東西。」娜達西亞罵阿西亞。「什麼油蟲？你教她看不見的東西，她怎麼知道呢？」

阿西亞嘴裏念著油蟲……油蟲，眼睛東張西望，想找著一條油蟲。忽然阿西亞的手裏，緊緊的握著一條東西，送到傑蒂的鼻尖上。看裏面，果然有一條長著鬍鬚，還『吱吱』的叫著的油蟲。

傑蒂用兩個指頭，去捏起這條油蟲，想了一會，口裏居然發音很清楚的唸出：

「油……蟲……」

接著忽然又加上一句很長的，聽不懂的話。



「她是用英國話說那個油蟲的呀！」阿爾求斯基判斷道。——  
所以美國一定也有油蟲哩！」

先生們很熱心的去指導他們的學生，所以傑蒂不到幾天，就學會了許多的話。因此他們跟傑蒂做朋友，更加愉快，更加有趣。

傑蒂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她不吝嗇，也不狡猾，並且膽子也不小，還可以說，她簡直不罵人。

談到這位姑娘的爬樹爬牆頭的本事，不論那個男孩子，都不及她。並且她發生什麼事情，也不去告訴湯姆先生。阿爾求斯基有一次拿一把小刀，對準她衝過去的時候，她也沒有告訴。李風佳把她的衣服弄破了，她也不去告訴。還有娜達西亞把墨汁倒在她的書面上的



時候，她也沒有去告訴呀！

現在家裏，從朝到晚，祇聽見叫「傑蒂！傑蒂！傑蒂呀！」的聲音。孩子們都爲著傑蒂，興奮得晚上也睡不安覺的樣子，而且整天寸步也不離傑蒂的身旁。

大家像比賽似的，都送東西給傑蒂。

阿爾求斯基天天送紙飛機來。傑蒂簡直被這些紙飛機包圍得動也不好動。桌子上、窗臺上、床上、床下，都堆著飛機，傑蒂的房裏，給飛機堆滿了。因爲沒有地方擱飛機，就連拖鞋裏也塞滿了飛機，虧得阿爾求斯基想出來。

李風佳就送燈籠啦、花紙啦、扇子等等。



娜達西亞就送學校裏用的雜記簿子。這個雜記簿子是寫著氣候和日記的。傑蒂有了這本簿子，就可以知道莫斯科春天的氣候是怎麼樣的了。

蘇尼琪珈是送絲帶子，卡留斯基是送『巧克力』糖的箱子。阿西亞送一個盛過櫻花果的盒子。

假如這裏沒有那個商人的華斯卡出現，也許一切都會平安無事，沒有一點爭端的過去吧。

有一天早晨，阿爾求斯基，正挾著新做的紙飛機，照例去找傑蒂的時候，在門口被李風佳拉牢他的膀子。說：

「有點事情告訴你。到那邊去吧！有句重要的話。」



「你講吧！你講吧！」阿爾求斯基催他。——「但是請你別抓住我的手，飛機要弄壞的呀！」

李風佳說：

「是這樣的一件事，那個商人的華斯卡，又跑到隔壁那一堆人那裏去了！」

「是的嗎？這不是很好嗎？」

「一點也不好，你是笨人，所以什麼都不曉得。那個傢伙，時常都很粗暴，而且從牆頭上扔石子過來，搗亂得討厭。他又說我的壞話，說我是鬪雞眼。」

「你裝做沒有聽見就得了！但是他爲什麼要說你鬪雞眼呢？你



的眼睛不是一點也不鬪雞嗎？不是沒有一點可笑的地方嗎？」

「那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啊！」

這時，阿爾求斯基才記起李風佳是中國人。本來平常他也曉得的，可是老是忘記了。他們每天這樣地一塊兒玩耍，不拘那個是中國人，那個是俄國人的這些問題。

「我完全忘記了呢！」阿爾求斯基說。

「我也完全忘記了！」李風佳也說。

「我簡直連中國話也說不上來，那傢伙始終記著這些，而且說我像一隻兔子，來侮辱我。」

「好！那末，你等一等吧！等我去把飛機送給傑蒂，回來讓我去罵



他一頓，你瞧著吧！」

「所以，我說你是個笨東西咧！」李風佳氣忿忿的說：「你以為我自己不敢去罵他嗎？今天早上，我已經跑過去，和他打過了。不過祇怕那個傢伙，也照樣的說傑蒂的壞話啊！」

阿爾求斯基的手，慢慢的垂下來。

「爲什麼要說傑蒂的壞話呢？」

「因爲她的臉是黑的呀！」

「什麼？因爲這一點就說壞話嗎？華斯卡那傢伙又是怎麼樣呢？不是大紅臉嗎？而且鼻子上都滿是雀斑，還要說別人！難道這樣就該受人家欺侮嗎？」



「紅傢伙才不會受人家欺侮哩！我不大明白。爲什麼，黃的，黑的，老是被人家欺侮呢？……我想這個傢伙一定是不明白事理的。」

阿爾求斯基說：

「那末，我替傑蒂去拷他一頓！那個傢伙，不是連傑蒂的鼻子都  
不及嗎？傑蒂不是坐火車，坐輪船，還想坐飛機，一直飛到這裏來的嗎？  
還有傑蒂的膽子真大，我那天把小刀子衝過去的時候，他一點不  
肯投降哩。我爲著傑蒂，要把那牆垣搗碎……」

阿爾求斯基的話，一說完，背後面那扇門推開了，湯姆先生恰巧  
就出來。帽子斜斜的戴著，還夾著用具，去工作的樣子。是到電燈壞了  
的地方去工作的。



「你生氣麼？」湯姆先生問。

「我並沒有生氣啊！」阿爾求斯基答道：「我不過在這裏說真實的事情。爲著傑蒂，現在想去把那個傢伙拷他一頓……。」

於是兩個人，把一切的經過，告訴了湯姆先生。

「華斯卡這小子，是個蠢東西！」湯姆先生說。

「祇有說他是蠢東西；再沒有別的名字好說了。但是讓他去嗎？自然是不可以！」

「你們也許不大曉得，人類常常因爲這些無意義的事情，而使同志們彼此不快活，真是一件比什麼還不好的事情啊！我在美國的時候，也常常遇到這樣的事。這種事情，我已經受够了。我不願意在你



們的國家裏，想起這種事情，使我難過。」

湯姆先生一說完，就閉上嘴巴，回身就去做工了。

阿爾求斯基靠著欄杆，伸一伸腰，對湯姆先生喊道：

「啊！湯姆先生！不要擔心傑蒂的事呀！我們有東西給她看哩！我馬上去替傑蒂修補那個風箏啊！」

湯姆先生的影子，已經看不見了。祇聽見湯姆先生在樓下門旁邊大笑的聲音，並且聽見他說：

「好孩子們！去糾正一切的華斯卡吧！也許他馬上會改過的。風箏讓我回來給你們修補吧！」

接著就聽見關門的聲音。



孩子們送了飛機給傑蒂，然後大家就到外面去建築沙的街市來玩。

沙的街市，孩子們做得非常考究，環著街市做了一道城壁。街市中央，做了一條馬路。地道大約也挖了十來條。街旁的公園栽了些蒲公英。因此公園就變成黃色，並且聞到一點點蜜糖的香味。

街市造成了，最後在屋頂上添幾個烟囪，然後井也掘好了。正在這個時候，突然聽到誰吹哨的聲音。這哨聲像轟過來似的，叫人家聽著，有點耳痛。

孩子們一齊轉過來張望……原來就是華斯卡那小子。他坐在牆頭上，皺起鼻子，不要命的吹。兩手插在口袋裏，嘴角還銜根香烟，帽



子上面，釘個什麼毛鈕子似的東西，樣子非常討厭。

「請你止住，不要吹。——這裏下過命令，禁止吹哨的。」阿爾求斯基說。

於是華斯卡答道：

「在那裏說話的是什麼東西？是那裏來的狗骨頭！」

「並不是狗骨頭！是一個很高尚的人類！我也會打架的呀！你想來一下嗎？不要從牆頭上滾下來呀！我警告你。」

「爲什麼不下來？謝謝你的好意。啊！讓我先瞧瞧兔子吧！你們那裏不是喂了很多的兔子嗎？兔子，小兔子！鬪雞眼的長辮子！你的鬪雞眼，跑到那裏去了呀……」



李風佳聽了很不高興，馬上站起來，捲起袖子嚷道：

「我就算是個兔子，但是還能給你做出鈕子哩！」

華斯卡做出更難以形容的醜態。

「你們那裏，不少這一類的東西吧！據說也有黑的哩。對不對？不是塗上黑色皮鞋油的？給她洗洗乾淨才好啊……」

「住嘴！住嘴！」阿爾求斯基大聲喝他。

「不住嘴嗎……我的膀子也有骨頭的呀！」

「是的嗎？伸出來瞧瞧。」華斯卡冷笑一笑，然後拿石子亂扔起來。

石子沒有打中孩子們，完全落在沙的街市上，因此屋子就像大



餅一樣，壓成扁扁的。井也給填起了門口豎著的旗子，也歪歪的倒下  
來。

阿爾求斯基和李風佳走近牆邊了，然而華斯卡還在牆上吊起  
兩隻腳，很不在乎的樣子。並且依舊的坐著，開始搖動膀子了。

「你們的身體，到底有幾斤幾兩呢？來吧！不怕死的傢伙是那  
一個？黑的、黃的、白的、灰的畜生……嘗嘗這個東西吧！」

他說著就把一個銅板扔過來。

銅板碰著石頭，揚起些灰沙。李風佳拾起那個銅板扔回去。

恰巧扔中了華斯卡帽子上的鈕子。鬪爭就從此開始了。

孩子們用沙來做武器，華斯卡就用石子做武器。



家裏的孩子們，都出來助戰。

卡留斯基和娜達西亞、蘇尼琪珈；跟在後面，紅的衣裳，飄蕩著的，用盡氣力跑來的，就是傑蒂。

「黑炭！黑炭來了！」華斯卡嘲笑她。

「雖然黑是黑，但是很聰明的。可是你這個釘著毛鈕子的，才是個蠢東西咧！」阿爾求斯基頂他一句。

於是華斯卡就像一隻貓似的，在牆上對準阿爾求斯基撲過來。兩個人就倒在地上，兩個人上面，還有其他的孩子們，重重疊疊的壓著。

阿爾求斯基上面是華斯卡，華斯卡上面就是李風佳，李風佳的



上面就是卡留斯基，再上面才是娜達西亞……。

這時阿爾求斯基的媽媽，已經從樓梯上奔下來了，她還是像在廚房裏的樣子，手上拿著鐵鍋，飛跑過來。

「不要鬧！叫你們不要打架！蠢東西！再打架，就把水淋你們了！」  
媽媽大聲的禁止他們。然後才去分開他們。

媽媽仔細一看，個個都站起來。祇有阿爾求斯基一個，還坐在草地上。

他的臉色，忽然像粉筆一樣的蒼白起來。白得額頭上流汗。

「孩子呀！唉！孩子呀！你……你怎麼樣咧！」媽媽驚慌的嚷叫著。



「我的腳，有點……」阿爾求斯基壓小著嗓子說。

「不是我呀！是腳不聽我話呀！」

媽媽兩手抱起阿爾求斯基。這樣大的孩子，但是在媽媽祇當著抓住小鳥的翅膀一樣。於是就這樣上了樓梯，抱到屋裏。然後把他放在床上，用一塊溼布裹著痛腳，這才叫娜達西亞去請醫生。醫生住在隔壁，真是方便。

媽媽撫摸阿爾求斯基的頭，在他的耳邊，很和氣的說：

「好孩子！好孩子！你是一個可憐的笨東西……」

阿爾求斯基搖搖頭說：

「媽媽，懇求你。千萬不要叫傑蒂曉得人家說她是黑炭的壞話。」



啊！不然，傑蒂就要回到美國去了。」

媽媽點點頭答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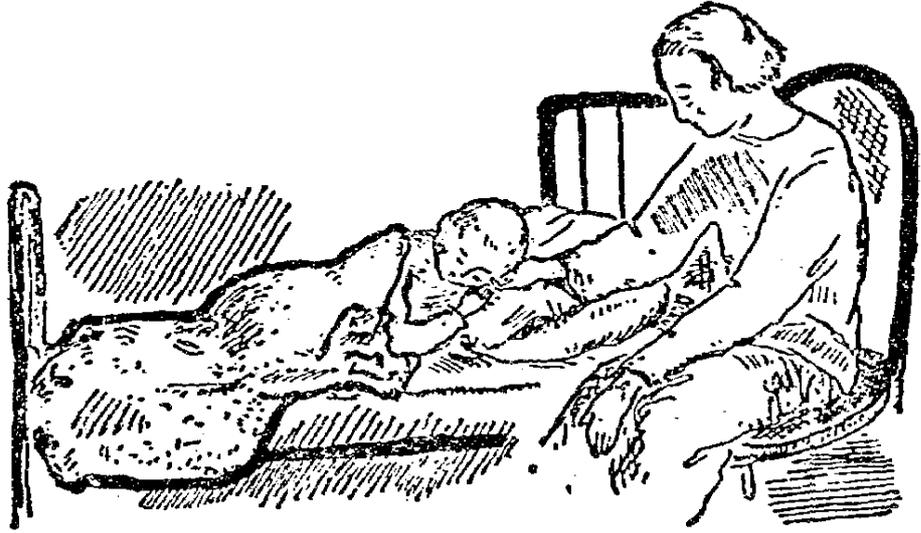
「不告訴，自然不告訴。安心睡覺吧！孩子！」

「媽！我一定還要和那個傢伙再來一次。就是銜著香烟，又怎麼樣？我也有個拳頭哩。」

「好的，好的。可是你現在祇要不動，安安靜靜的躺著啊！好孩子，你要睡嗎？」

「那末，媽！請你把一隻手放在我的頭下面。這樣，痛的地方，就會漸漸小了……。」

阿爾求斯基就這樣的枕著媽媽那溫暖的手，不久便靜靜的睡



一件爭論的事

著了。





## 最初的翅膀

生病真是一件最不好的事。尤其是紀念日就在目前的時候，更不該生病。

阿爾求斯基的痛腳，塗了沃度仿謨，再敷上溼布，幸喜骨頭沒有弄斷，不過神經有點麻木吧了。醫生說，過了一個星期，就可以完全好的，那時就可以再打一次架了。

但是問題是在這一個星期呀！

過了一個星期，紀念日不是也過了嗎？

一年祇有一次的紀念日，就是×月×日的××節呀！



阿爾求斯基躺在牀上，每天捧著日曆，一張一張的數下去。無論怎麼數，一個星期總是規定七天的。

現在再過三天，就是紀念日了。阿爾求斯基還不能站起來。

看起來，紀念日那一天，阿爾求斯基一定要等在家裏，望著窗流眼淚，

××節是怎麼樣的一天呢？他是很知道的。這一天，照例天氣是  
很好的。小鳥兒也很快活地唱著歌，家家都掛起旗子。馬路上許多許  
多的人，在那裏集合。真不知道到底從什麼地方集攏來的這麼多一  
大羣人。××軍的戰鼓，給太陽照耀著，響動整齊而又雄壯的音樂。×  
×軍的後面，就是少年先鋒隊，一邊打著戰鼓，一邊跟著前進。接著就



是穿運動衣體育會那一夥人。再後面，是腳踏車隊騎著腳踏車，機器腳踏車隊乘著機器腳踏車，汽車隊坐著汽車跟著走。最後最後，就是一般羣衆了。自然小孩子們也有一大羣混在隊伍裏面。

然而祇有阿爾求斯基一個人，就不能混在這個羣衆裏面。

娜達西亞一定是從學校裏，乘著裝甲汽車出發的。阿西亞呢？或者媽媽會給他打個紅蝴蝶結子，帶他出去參觀。

街上，一定由莫斯科農村合作社在那裏擺著攤子了吧！祇要你拿一個銅子出來，就可以買著棒糖、冰糖了。最好再要兩個銅子，你就可以買著一面小旗。×月×日，無論你走到那裏，都有很多的彩旗出賣。



還有那三個銅子，也可以拿來這樣用。——做旗子并不困難，可以自己去做，把買旗子、買糖的錢合起來，那三個銅子不妨拿去乘木馬。這樣的紀念日，公園裏任何時候，那旋轉的木馬，總是不斷地旋轉著。

說到那個木馬，那真是好看而又偉大，簡直像活的真馬。馬背給太陽曬得很暖，尾巴是用真的馬尾做的。木馬的周圍，就是音樂隊。頭上釘著絲邊呀，玻璃珠子的練子。能殼很有趣地旋轉跳躍……可是祇有阿爾求斯基既不能看××軍，也不能去騎旋轉木馬。紀念日和他不相干……可憐！也許那一天，阿爾求斯基可要伏在枕頭上，獨自一個人哭起來哩！



「不要哭呀！不要哭呀！」媽媽會這樣地安慰他吧！

「不要哭啊！」阿西亞也會這樣說吧！

甚至連娜達西亞也會說：「不要哭呢」的。這一天，連娜達西亞也一定會可憐阿爾求斯基。

說到李風佳，他也一定沒精打彩的望著阿爾求斯基，瞪大的眼睛，吸著鼻涕，看見阿爾求斯基流眼淚，自己也會忍不住哭出來的。

假使不是××紀念節的話，阿爾求斯基不會那樣著急的。春天了，還要躺在床上，雖然有點寂寞，但是祇要把窗子打開，孩子們就會來和他玩的，那末，還可以忍耐忍耐。每天早晨，阿爾求斯基一醒轉來，第一個客人，當然是李風佳。他早已在床邊歎歎的等著了。等到看見



他的朋友醒了，才坐在床邊滿心歡喜的笑起來，開始把帶來的寶貝東西，放在被單上面。李風佳的口袋裏，時常給寶貝的東西塞滿的，其中有許多不能用的燈頭、螺絲釘、螺絲刀、簪子……真是數也數不盡。這些東西，李風佳費了一早上的工夫，在走廊上，在垃圾桶裏，爲著阿爾求斯基拾來的。並且他很慷慨，完全犧牲送給阿爾求斯基。

李風佳以後，就接著傑蒂跑來。傑蒂以後，就是卡留斯基。卡留斯基以後，又是蘇尼琪珈。這樣地很容易就過了一天。

但是孩子們，來探看的時候，都很小心不敢吵鬧。他們知道阿爾求斯基還不十分會動，所以大家要靜靜地坐著。因此，他們就開始談天，談些聰明伶俐的話。譬如——不曉得可不可以飛到月亮的世界



裏去呢？不曉得卜約翰奴伊爲什麼有那樣的勇氣呢？某人去看過幾次電影哩，某人也去看過幾次電影等等。

孩子們在喫飯或者因爲別的事都走了的時候，阿爾求斯基就和阿西亞玩『上學』的遊戲。

最初是讓阿西亞坐在椅子上，然後阿爾求斯基質問各種各樣的事情。

阿西亞把小嘴撮成一點，眼睛一點不敢望別的地方，望著先生。她拼命的在聽，同時也用心想著。

「阿西亞！狗有幾條腿呀？」

「前腿有兩條，後腿也有兩條。」



「狗有幾條尾巴呢？」

「一條。」

「頭呢？」

「前面有一個。」

「那末，阿西亞！狗有幾隻眼睛呢？」

「兩隻。」

「牛呢？」

「也是兩隻。」

「那末，誰祇有一隻眼睛的？」

阿爾求斯基故意這樣發問來難阿西亞的。



阿西亞想呀想呀，老想不出。後來可給她想著了，就大聲叫道：  
「獨眼龍！獨眼龍祇有一隻眼睛！」

註：一雙眼睛的人俗稱獨眼龍（譯者）

這個隨機應變，引得大家笑起來，並且都誇獎她。

現在輪到阿西亞做先生了。

女教師阿西亞非常嚴厲。你稍微打個呵欠，或者猶疑一下，她馬上就把粉筆頭扔到你的肚子上。而且她的問題，很難回答，也很古怪。

「狗有五隻腳，斷了三隻腳，還有幾隻腳呢？」

阿爾求斯基笑得眼淚都給壓出來。

「蠢東西！阿西亞那裏有這種事啊！」阿爾求斯基叫道。



「有，有，有！」阿西亞很凶的說。同時，突然把一個粉筆頭塞在阿爾求斯基的嘴裏。

接著，阿西亞拿一幅畫著狗的圖畫給阿爾求斯基看，並且講到學生明白了才止。

再其次，阿西亞又開始講述了。

「你看：這是象。在這一邊的那個東西，就是象的兒子。哪！這個鼻子是多麼奇怪！但是不要害怕，象是很好的動物，象不會咬人，不過是重一點。」

跟著又說：

「這是老虎。像一隻貓。這也是很好的動物，沒有什麼可怕。這個



非常漂亮。臉孔是綠的，而尾巴是灰色的，也不咬人。」

再跟著說：

「這是蠱蟲。非常討厭，是住在泥裏面的。牠會咬人，可怕，可怕！是個可怕的蟲！」

阿爾求斯基這裏，醫生每天來兩次。第一次是來診痛腳。第二次就是帶著小狗們來做客。小狗們把頸練子「花啦花啦」的響著。在房間裏跳來跳去，又舉起前腳搭在阿爾求斯基的床上，張著嘴巴，靠近阿爾求斯基哈哈哈哈哈地呼吸著。

醫生把糖給小狗們喫，又叫牠們蹦到椅子上給人家看。醫生簡直忘記了那次種田的事情了。真是個好醫生。



但是，阿爾求斯基沒有一刻忘掉慶祝××節的事情。

湯姆先生把修好了的風箏送來的時候，也不斷地說那些話。

「風箏雖然是個好東西，可是××節比牠還要重要啊！」

他歎一口氣又問：

「現在這個時候，家家都掛起了旗子了吧？」

「啊！掛起啦！」湯姆先生回答。

「是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

「旗杆上裝起圓球嗎？」

「圓球也裝上了。」



道：

阿爾求斯基終於對著牆壁，一響不響。後來又沉痛又興奮地說

「湯姆先生！希望你不要當我是個可憐的人啊！我準備和華斯卡那個傢伙再來一次呢。讓那個傢伙的心裏知道他的錯誤……」

湯姆先生臨走的時候，和阿爾求斯基的媽媽嘰咕咕的說了很久。後來又去找飛機師休美勒夫。然後在石階上和孩子們不知道打個什麼招呼。

阿爾求斯基質問過李風佳，問到底那是什麼事。可是李風佳關於這件事，始終沒有洩漏過半句。

關於這件事，阿爾求斯基就聽到一點點。那是飛機師休美勒夫



預備在紀念日那一天，乘一架新的飛機，把乘客帶到莫斯科的天空上面去。這些乘客，多麼使人羨慕啊！

但是，你再想紀念日的情形也沒用。日曆的頁數，每天撕下去，已經撕到黑字上面加上紅字的那一頁了。明天！到了明天！阿爾求斯基連這一頁也要撕掉的啊！而這××紀念日，一切的文字，遠遠地看著阿爾求斯基吧！

×月×日，這一天，阿爾求斯基第一就給太陽的光燄，其次給喇叭的聲音弄醒了。或者是喇叭的聲音在先而太陽光燄在後，也未可知。再其次聽見的是戰鼓的聲音，正和阿爾求斯基的想像一樣，很清楚的聽到了。



戰鼓的響聲、軍樂隊的音節、汽車的吼聲、機器腳踏車卜卜卜卜的響聲、飛機嗡嗡嗡嗡的聲音等等，要人家的耳朵也震聾了似的，響得很高。阿爾求斯基幾乎連湯姆先生敲門進來也沒有注意到。

湯姆先生走到阿爾求斯基的面前，彎了腰，望著他問道：

「你的眼睛爲什麼有點溼呀！不要那樣！用乾的眼睛去看東西，還要清楚哩！」

阿爾求斯基不分長幼的大聲嚷他：

「爲什麼老瞪著我？我……我……」

「你的腳痛吧？」湯姆先生故意說開別的事情打斷他的話。接著又說：



「我知道你的心事了！可是今天，我們不用腳去，來一下吧！把手伸出來，我替你戴手套。外套也給你穿上，帽子也給你戴好吧！你兩隻手抱著你的頸子吧！……好穩當了成啦！」

湯姆先生的手，很粗糙的，可是做起事來，跟媽媽一樣的柔軟。媽媽已經預備好了，牽著阿西亞的手等他們。

「我真是害怕呢，我贊成那樣的事情，不是很錯誤嗎？」媽媽很不安的樣子說。

「不要緊的，飛得很穩當的，請放心吧！」湯姆先生安慰她。於是他們下樓去了。

孩子們向著湯姆先生和阿爾求斯基一齊喊了一聲「萬歲！」



然後在後面跟著，一直走到通到飛機場的進口那條路。

阿西亞給傑蒂和媽媽帶來了。她們被那轟轟隆隆的音樂的聲音，和浮在天空上面一團團的白雲，刺激得精神興奮起來。

飛機場擠滿了人山人海。羣衆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石階上，欄杆上，有些蹲在地上。斜對面，扯著繩子欄起來的當中，有一隊飛機，翅膀上貼了一顆紅星的徽章，像××軍閱兵式的行列一樣，長長的排著。

飛機師休美勒夫，走到湯姆先生這邊來了。他戴著飛機帽子，穿了飛機衣服，阿爾斯基馬上就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

「飛嗎？」休美勒夫問。



「請你駕駛我們去吧？」湯姆先生說。

阿爾求斯基在這一工夫，興奮得臉色發白，並且很細聲的說：

「嗯嗯……到底誰去飛呀？」

「是我們去飛呀！……我和你和傑蒂三個人呀！我不是說過，我們不用腳來一下嗎？……我有的是翅膀哩！」湯姆先生笑迷迷的說。

阿爾求斯基歡喜得嗓子也啞了。

「可是，媽媽呢？……媽媽一定不許的。」

「媽媽也答應了，我們是說好了的。就在這裏扣起外套的鈕子吧！」

媽媽跟阿爾求斯基接了一個很緊，很長的吻，阿爾求斯基又回



媽媽一個更緊更長的吻。柔和的媽媽！柔和的湯姆先生！還有，柔和的太陽！世界上真有這樣幸福的事啊！

在飛機的飛機室裏，湯姆先生把阿爾求斯基抱在膝蓋上，阿爾求斯基給挾在湯姆先生那廣闊的肩膀裏，和傑蒂那軟柔溫和的小手上時，更加感到安心了。

推進機開始像旋風一樣旋轉了，而飛機的心臟「馬達」便突然發出隆隆的聲音。同時，阿爾求斯基的心房也開始卜托卜托的跳躍。

唉呀！怎麼咧！大地像漸漸往下，往下，沉下去似的！往下，往下，滑下去呀！媽媽也是，阿西亞也是，此外一切的人也都是滑下去！甚至連荷



特英斯克的廣場也是滑下去……啊！看見家了！白的當太陽的家呀！  
森林和森林挾著的家！多麼渺小呢！啊！那是白多羅夫斯克宮殿的紅  
牆……啊！又是另外一個家哪！

像蜘蛛網一樣展開的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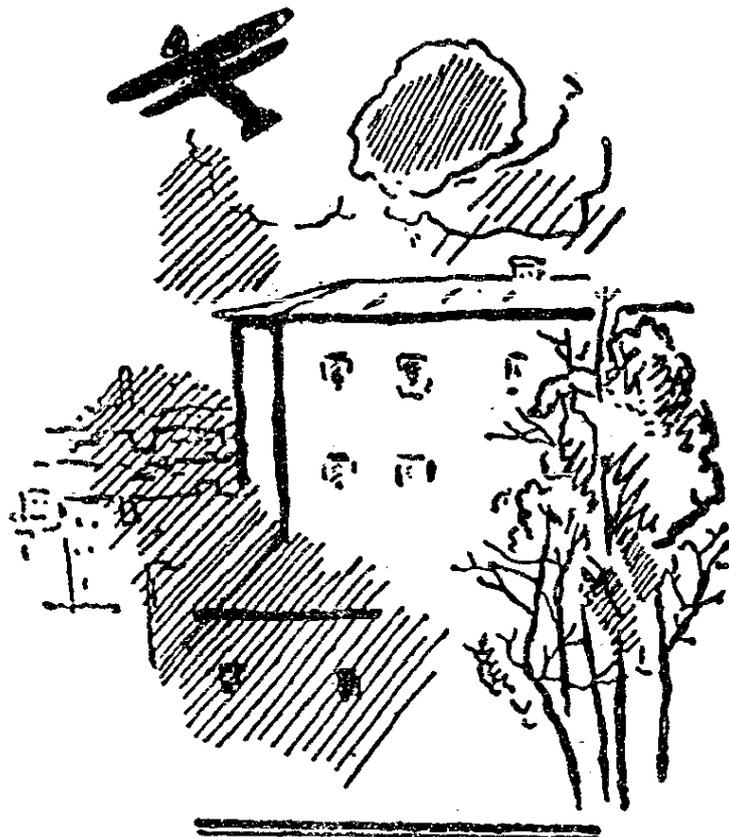
莫斯科哪！莫斯科哪！……在紀念日的莫斯科的頭上飛著的飛  
機！下面有那麼多的人羣爬著走哩！街上變成人羣的黑山。說是人羣，  
倒不如說像小蟲的行列。多麼小的蠕動的羣衆呀！……

旗呀！旗呀！到處都是旗子！那是廣場！那是格勒林宮殿！那條銀色  
的閃映著的，就是莫斯科河呀！……

像小鳥一樣，在廣場飛舞的飛機，嗡嗡，嗡嗡，嗡嗡地旋轉著



的飛機！——轉向歸路飛去了……



阿爾求斯基的媽媽，是最先看見飛機飛回來的，並且又是頭一個跑到飛機的旁邊去。

阿爾求斯基的小小的臉孔，沒有一處不給媽媽哭笑著的吻過。

接著媽媽又去吻傑

蒂，又把湯姆先生的手，捨不得放似的握著很久。後來又和一位戴眼



鏡的不認識的先生握手。

家裏所有的孩子們，老早聚在小門那裏等著阿爾求斯基、李風、佳一來就爬上牆頭，坐在那裏準備搶頭去接阿爾求斯基。大家又「萬歲」的喊起來。——小門的附近，一陣清爽的春風，把新的旗子吹得「沙沙」作響。而當太陽的家給太陽的光燄，閃閃爍爍的輝映著……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舌

譯者 康 白 珊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 華 書 局

印刷者 讀者書局印刷所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 月 版

裝訂冊數 上 下 二 冊

定 價 每 冊 大 洋 三 角

發行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 華 書 局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編號 145

11112



2531

